

生 命 底 傷 痕



孫 儂 江 著

民 智 書 局 發 行



3 0528 0751 2

『生命底傷痕』不幸在人間世存在了，而且這存在恐怕在以後最近的萬年內外還是不容易泯去或是減少罷！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生來就是動物，何必假裝了冠冕衣服以蒙混爲萬物之靈！人底一生所謂要找尋幸福的生活，所謂要找尋理想的生活，在生命底傷痕未泯去或減少以先，我恐怕都不過是一些欺人自欺的笑談；更何必假裝了僞君僞仁子義以芻狗一切！——總之，生命離不掉生活，但在現在的人們底生活上，無論怎樣却找不出第二種的意義，除了犧牲他人。讓『犧牲他人』永遠佔有了人們底生活底全體，生命底傷痕存在人間世是永遠也不能泯滅的了！

『生命底傷痕！』這怯懦無能的我，不能不爲人類底前途憂慮着戰慄着。

一九二六，九，二六。

偃工記於東京。

1120

生命底傷痕目次

序

生命底傷痕

一個逃兵(八篇)

生命底傷痕(六篇)

歸家

歸家(十二篇)

光明底追求

光明底追求(三幕)

死刑(一幕)

生命底傷痕目次

857.6
366-7

生命底傷痕目次

封面插畫(子愷先生筆)

857.6
366.7

生 命 底 傷 痕



誰在這個充滿着鐵蒺藜的世界上

種下了這許多生命呢？

我要詛咒那個「誰」了！

不，我要披斬盡所有的鐵蒺藜

重行在那里栽種些美麗的花草。

一個逃兵

一 『走那一條道兒好呢』

『走那一條道兒好呢？往南，還是往北……』

在那兩歧的山道上站着的一個臃腫的人這樣疑難着。

他姓吳，名叫得勝，是山東人，在今日以前，他是第三師三十九團第二營一個兵士粗大的身軀，滿臉麻斑，本來是穿的灰色的軍衣，現在因為要避人認識，他是兵士的緣故，已把原來的軍衣換掉，穿了一套東洋布的褲褂，肩上抗着一個又蓬鬆又沉重的包袱，手中提着一個又笨大又結實的網籃，臉上現出一種又似憂愁，又似喜悅的顏色。

原來他是一個被革命軍打敗了的逃兵呀！

當他在前敵敗下陣來的時候，他同他底同隊的兄弟三千來人，一連退了一百二十里，纔集合；這時集合的地點正是當着南北往來的要路南市鎮，這鎮鋪店大小約千餘家，土產盛旺，客貨銷路亦廣，

所以商業上還算繁盛的。歷史告訴我們，一隊敗兵見了繁華的街市，好似螞蟻觸到了腥膻一樣，那得不盡聚攢營戀戀不捨呢？

「自然」給他們的口號，「本能」給他們的動作，一刹那的工夫，繁華耀眼的南市鎮已經成了煙霧迷天，哭聲撼地，殺氣騰騰的世界。數小時後，從那煙霧當中散散漫漫地走出來了一隊灰色的兵士，他們有的把槍械丟掉了，剛是抗着搶劫來的銀錢什物；有的用槍當作了扁擔把那些東西挑着，他們在那無辜者底血肉底橫飛的時候，高唱着凱旋之歌，何等得意呵！

吳得勝當然不是例外。只是他在剛出街口的時候，因為左提右抗，步行累重的緣故，把大隊失落了，他孤零零地在那縱橫交錯的道途上顛來倒去地走了不少的錯路。這時正是六月炎夏的天氣，無情的陽光烈火一般地燒着他身上，汗是雨點一樣地流着，氣是潮湧一樣地喘着，心的海湧着恐懼與悔恨的波，多少的不堪與苦痛呵！這時他唯一的希望，是找着一個靜僻的處所去大大地休息一會兒了。他環視他底四周，只有偏左邊遠遠有一帶矮小的山林，地方倒是幽靜涼爽似的，好一個安身的所在。

於是他沒命地奔向這矮小的山林中來了。

他到了這林中，便在一個樹林茂密而隱僻的地方把提着抗着的東西卸了下來，不管地上是茅草，是荆棘，是骯髒是潔淨，只是一倒，便躺下去了。在他大大地休息了一會兒以後，他底精神便漸漸地回復過來。幽寂的樹林，籠罩着一山蔭影，幾陣山風吹來涼爽清新，他幾乎不忍舍去了。

他勉強站起來，把包袱抗在肩上，準備向他底不可測料的前途走去。他忽然發現他所穿的衣服是軍服，恐怕惹人注目，不如換一套平常的便服比較來得妥當。於是他又把包袱放下，在那提籃裏揀了一身東洋布汗褂穿上。他整理停當，便大踏步地踏出了山林。但當他踏出了山林時，大概是潛意識告訴他，大路上的行人多，將發見他所犯的罪惡，所以他又復行到了山林裏了。

他在那山林裏，往南或是往北，亂撞了許久，終於來到現在這個兩歧的山道上。

一一二個惡夢

『走那一條道兒好呢……』

他重複地自言自語地發着疑問。這時已是午後六點鐘的時光了。夕陽照在遠處高山之頂呈現淡黃色，空中的雲霞呈血紅色，四山綠樹幽深，景色佳美，大概他在他底原籍山東是從未曾感覺到的。只是他這時因為終日奔波，已經心力疲倦極了；饑餓之火，又是熱烈地正在燃燒着；恐怖與苦痛，又一刻緊一刻地壓迫在心頭；沒有心緒來享樂這個風景罷了。

正在這個當兒，在那山坡上，下來了一個挑柴的人，遠遠地向他呼招了一聲：

「喂，夥計，回家去了罷！天已不早了！」

那人叫了一聲便轉向那條山道去了。

當那人叫喊時，吳得勝好似從夢中驚醒的一樣，雖然他並沒有聽懂那人底話，但心只是跳動，手足都打了一個寒戰，好似入了麻木的狀態，又漸漸地回復過來。後來看見那人挑着柴轉向那條山道去了，他底心才放下。

「他大概是挑着柴向家去了。」

他一面想着，一面便決定了他底前路。他又很堅定地說：

『我應該走那山坡的小道上走去，我所走的道兒，應該同他底方向相反……對了，應該相反！』
他緩緩地向那山坡走去了。

天色一陣陣黑暗下來，對面已漸漸不能辨認物色。他在那朦朧的夜裏走了許久，沒有找着他所應走的路，他終於騎在一株古樹下的石板上，鼾聲呼呼地睡去了。他在這裏做了三個惡夢。

頓時一隻慘白的手顯現在他底前面。他嚇了一跳，接連退了幾步。

『可怕的手！可怕的手槍槍！』

但他找不着槍，那手且眼見着膨脹了，活動了，五個手指，一個個射出鮮血來，淋在他底頭上，臉上，而且全身。這時他失了知覺了，連退走也不知道，只覺四周黑漆漆的，全身刺痛，如陷在鐵蒺藜當中。

這是他底第一回惡夢。

不一會兒，他看見一個無頭的女人底身，血淋淋地站在他前面，手裏捏着一隻小孩底腿。

『我底頭在那里？……我底小孩在那里？……』

那女人說着便伸着手向他猛撲過來。一時他從那懸岩上跌下，落在亂石叢裏，他底身子跌得粉

碎了。

這是他底第二回惡夢。

於是他用惡言責罰他自己，用手抓自己底頭髮，撕他自己底顏面，用刀剗出自己底心臟，暴露在空中……不一刻兒天空都黑了，好似暴雨以前的陰霾，震雷狂風，一時交作，山石迸裂，他覺着自己底肢體，成了碎片隨着狂風在黑暗裏飛盪着。

這是他底第三回惡夢。

三 『我底祖宗你看到人底分上』

現在他抗着包袱，提着網籃，來到一個山崗上。這上面因無樹木，故可遠望。他從敗退的那天起，到現在已經有三天沒有吃食了。他在這裏遠望的意想裏，很想找着一個滿足他的饑餓的處所，雖然就是冒了幾分的危險，他也得跑向那兒去，饑餓能把人底恐怖心遮蓋住呢。

他望了許久，見那西北一帶烟霧沉天，山水景物，一點也不能認識；只有那偏南的一個小林子下

面有一所茅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正在等候一個不識之客來訪。

『向那兒去罷！』

他底意思裏好似有了再生之機了。

『如果在那兒能找到一點兒吃的喝的，就是把所有的耗去了一分兒，也情願似現在這樣地疲倦，我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不能得到吃的喝的，我怕要餓死在這山道上，不得我底家鄉兒看見了！』

……

他想到這裏，深深嘆了一口氣，淚珠兒和汗點淌下來在他底面頰間幾乎滲和得辨別不出來了。

『我底家鄉，雖然沒有這多的樹林和山崗，雖然沒有這樣柔和的景色，但到現在想來，也着實是可愛的。有一個六月天，正是這個時候，我和我底媽在外拔小米和藜荳底雜草，我們帶了一個瓦壺，裏面滿盛着燒好的熱水，工作倦了，我和我底媽蹲在一株白楊樹下唱着，多麼有滋味！停了一會，當家的更從家裏送了飯來……』

這時他已差不多來到茅屋前面了。一隻黃瘦的狗，早已汪汪地吠個不住，把他底回想打斷。那茅

房子裏出來了一個衣服襤褸的、老的女人。伊手中拿着一條扁擔，一把柴刀，把門鎖好，正待要到後山去砍柴去了。

伊看見他來，便站定在那屋簷底下，眯着眼睛看住他。他看見伊那個樣子，年紀大約六十歲已來，黃黑色的面顏，點滿了一面枯焦的麻斑，兩個額骨突出，兩隻眼睛深入；幾乎只現出兩個扁圓的框子；驀然間，他母親底那副形容狀態，完全顯現在他底腦子了。他鼻酸了，心痛了，放下包袱和提籃，便跪在地上，把頭磕得撲通撲通地哀求道：

『我底祖宗，你看到人底分上，救了我這個小命罷！』

那老女人並聽不懂他底話，驚奇得了不得，只是往後退。

他繼續地磕着頭懇求道：

『我底祖宗，你看到人底分上，我餓了，到現在有三天，也沒吃，也沒喝了，救了我這個小命罷，我底祖宗！我再餓下去，我就要完了！你要大洋，銅子兒，或是別的東西，我都有，請你給我一點吃的，……請你救了我這個小命，我底祖宗，你看到人底分上！……我再餓下去，就要完了！……』

他一面說，一面做着手式。

老女人雖然不懂他底話，但意思却懂得五六分，也用了手式回答他說道：

『你這個過路的貴客，我那里有什麼可以拿來把你吃呢？我底兒子，清早上街賣柴去了，還沒有回來，……我現在正待要到山裏砍柴去，……』

伊說着擡了扁擔和柴刀，一逕朝屋後面山林中跑去了。

四 『我應該救出我自己』

『喂，老吳，你怎麼走不動了？』

『有三天沒吃，而且沒喝……』

『你底乾糧呢？……難道吃完了？』

『乾糧麼？……摔了，早已摔了！』

『你這不知死活的，你把乾糧也……，唉，你底槍——』

「也摔了！」

「什麼！連槍也摔了！我們底生命之寶！」

「你看，我這包袱兒，我這籃兒，有許多比槍更值價，更寶貝的東西……！」

「更值價，更寶貴的東西，難道我底身上沒有？但是你把槍都摔了，總是一樁很危險的事！」

「危險，到現在，我不管了！我只知道我有三天沒吃沒喝，……真難過，我覺得我再不能活下去了，

要完了，如果我還不吃……喝……！」

「總之，你不該把槍摔了！」

「但是，已經摔了！那個玩藝兒，真不是好耍！我非常感覺到可怕！我很不願意有那個東西了！」

「但是，你摔掉了，你將要失掉你底命兒……！」

「活該……！」

「你底神經，有點錯亂了！」

「不！我非常清醒！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敗退時的情景，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在南市鎮集

合時的情景，火，殺，血肉，哭喊的聲……都清清楚楚地顯現在我底前面，我非常清醒……但是，我怕，我不要記起那些……我要竭力忘記那些……但是不能夠！誰能夠呢……愈可怕的事，愈不能忘記……唉，我餓了，我底老天……」

「總之，你不該把槍摔了！我有槍，我隨便走到那里，都有得吃！我雖然是迷了路，同你一樣也不要緊！你這樣，真正危險！」

「……………」

「喂，你這包袱裏血腥得很！不好聞！我不能再同你談心了！我應該救出我自己！」

「唉，我底老天……」

「但是我有一句話告訴你，我剛才在那山上，已把方向認識明白了。那西北一帶，烟霧沉迷的所在，便是我們所燒的南市鎮，那一個方向，你，我，都不要再走了。我們應該一直往東，如走的快，還可以到省城趕上大隊！我再不能等你了！老吳，你看我底本事……」

那人說着，提了槍，把子彈裝好，走了數步，又回頭望着吳得勝。

『老吳，我應該救出我自己，我走了，前途相會！』

這時空中辟拍地響了一聲，那人便不見了！

五 「唉我完了」

他疲乏極了，一點力也沒有了！饑餓的努力，完全把他征服了！他也不能行走了，除了安靜地躺在這所茅房底前面。這茅房是土牆築成的，後面便是雜樹的林子。山雀不時落在樹上對着他作出種種嘻笑侮弄的樣式，天上的浮雲也正在不斷地幻出許多活潑自由的形狀。這時他底心裏幾乎被煩悶、苦痛、羞恥、悔恨、……充滿了。他伸展着他底肢體，想立起來，不行，想坐起來，也不行；

『唉，有誰來可憐我呢？有誰來幫助我呢？在這樣偏僻的地方，有誰呢？唉，我完了！』
於是他號啕大哭了。

在這個當兒，他想起了他在南市鎮的情事，雖然待不想，也只得想；雖然在這個悲哀的盡頭的路上，也只好勉強拿來算做一個得意的慰安。

因爲他那時還有一支槍在手，子彈也算不少，所以他在每進一間店鋪的時候，他總要如連珠似地放着空槍，這實在是一樁比較得意的事。而且當他在那店子裏後進天樓上找着一個中年女人的時候，他更加是有一種軍人底氣派表露出來。

『呀，老總，饒了我底命！』

那女人哭着，跪在樓板上，把手抱着頭，只是接連地拜，這時伊手上一個金錶露出來了。

凡人當着獸性的火在心坎中噴出的時候，便有一種不可遏止氣焰在那里支配他底行動。這種氣焰有排拒一切的力量，在這時是絕對不受人家底懇求的，這時的懇求，並不能使他發生憐恤的同情，只有增加他底惡妬的程度。

『好，我饒你底命！你把那隻帶手錶的手給我！』

他用了刺刀硬挺挺地把那隻手剝下來了，

『畢竟我饒了你底命，我只要一隻手！』

他補足了一句，慘笑了一聲。

他打進了另一個樓上，有一個女人緊緊地抱着一個小孩和一隻小的皮箱在懷裏。

『呀，天爺，你不要把我底家都毀了！』

『好，我不毀你底家，你把你底命拿給我罷！』

『天呀……』

他在這個悲慘的聲音裏已把那女人刺死，把頭砍下了，接着又把那小孩剝了兩刀。

這些情況，統統在他底腦子裏如電影似地一幕一幕影映出來。

這時天色漸漸地入了黃昏的景况，綠沉沉的樹林頂上，已浮出一層烟霧，西方的天空已塗上了一抹的紅霞的，也漸漸褪了顏色。他哭了一會，畢竟沒有一人來理會他，煩悶、苦痛、羞恥、悔恨與饑餓，壓迫着他底心，使他失望到了極度。

『唉，我完了！……我完了！』

他只有這樣重複地噓着最後的嘆息！

六 『我只求快點兒死』

現在在一個鄉村裏，許多的燈光下面，一叢人圍着一個可憐的人，不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圍着一個失了巢穴的困倦的猛獸還恰當些。他躺在地上，直挺挺地好似死人一樣。面上現慘黃色，兩隻眼睛凹了進去，呼吸短促，上身的衣服已被鄉人剝下了；身上傷痕、血跡、泥濘，模糊得不堪。

『這個該死的東西，不知他要害了多少人底身家性命！』

在人叢裏發出這樣一個聲音來。這人就是首先報告村人的那個挑柴的蕭老二。他在那天晚上已經看見這一個困獸在那山坡下徘徊着。那時他正挑着一擔柴在山上的橫路上走去，他看見山坡下有人，以爲是挑柴的夥伴，隨便招呼一聲，並沒有介意。今天傍晚他在街上賣了柴回家，天氣已經不早了，他看見他家門口地上躺着的人和堆着的包袱，很是驚訝，不一刻他母親也回來了，纔知道是一個逃兵，於是他急忙跑到這村子裏來報告。一時便鬧動了多少的村人結着隊，舞着燈籠火把，到他家門口把這個困獸連打帶拖一直扭到這裏來了。

「他還想到我母親手裏討飯吃呢！」

蕭老二補足了一句。

「敲死他這個灰麵團！」另一個人這樣說。

「不要急，要請他受點活罪來死！我們還要清查他這包袱和網籃裏的贓物呢！」又一人底聲音。

「他餓到這個樣子，喂他一點罷！」

「他還在動，眼睛還能開，一刻不得死的；一個人至少要餓一七才斷氣，一刻還不得死。」

「唉，他們真狠毒，你們看，南市鎮底火現在，還沒息。那邊天空不是還紅着的嗎？」

這樣龐雜的議論，充滿了空間。

這時村長來了，另外還跟着幾個紳士，提着燈籠，走進了人叢中。

村長說：

「我們先審問他一次，再定辦法。請你們衆人站開一點。」

衆人聽了村長底話，一個一個往兩邊退，把燈籠高高地舉起，圍場顯得更寬了，更亮了。有的搬了

椅子來，有的抬了方桌來，一時這個圍場裏面佈置成了一個會審的公堂了。

於是村長坐在上面那張木椅上，開首審問起來。

村長問道：

『你這逃兵是那里人？』

『……………』

『喂，我問你，你是什麼地方人，你叫什麼名字？』

『吳得勝，我底名兒，……………山東，……………第三師底兵士……………打了敗仗，……………走錯了路，……………唉，餓了！』

……………

這時已有人把他扶起來，坐在地上，這樣回答村長。

『那末，你爲什麼要燒南市鎮呢？』

『……………』

『你不回答，我知道現在你底心裏有點難過！……………』

他仍沒有作聲，只俯着頭。

「你究竟躊躇了多少人底身家性命？你可直說。你不說，你底前途並不見得樂觀……而且你這大包袱大網籃裏裝着的東西，這樣多，到底是怎樣得來的？你要說，你不要待我們用到一種悲慘的手段如同你待人家時，你纔說出來……」

「我沒有什麼說的……我只求快一點兒死……」

他說着淚珠如雨點似地淌下。

村長接着說：

「你不說，由你；但是求快點死，畢竟在我們。現在還沒到你死的時候，因為你所負着的責任，還沒有卸脫一點。好，現在讓我們來幫你清查這個包袱和籃子裏所裝的什物罷……」

村長一面說着，一面叫了別的紳士幫他清查的清查，登記的登記，一會兒便把那些東西清查好了，登記好了。

大家只是屏息吞聲地沉默着；除了地面上躡着的那一個猛獸在那里發出隱隱的嗚咽聲。

七 『活埋了他罷』

現在村長，當着大衆前面，照着那登記的單子裏所載的，重複查點一遍。登記單上所載的有：小孩用的金鎖和鍊共三件，內有二件帶血肉，女人用的金釵十件，耳環十五件，內有十件帶血，金鑲九個，皮衣五件，白玉觀音一座，綢衣服十六件，絲光布五疋，大洋三百二十六元，零星銅元七百四十三枚；另外小皮箱一口，被血染透了，還沒有打開，又有帶着金錶的人手一件，人手已經腐爛了。

當着清查的時候，大衆只是沉默着，但到了看見那隻腐臭的手時，大衆不由得狂叫了一聲『啊呀，』黑沉的大地幾乎要崩裂了。

村長點查過了，一件也不錯，仍復當着大衆照着單子高聲念了一遍，又令吳得勝親自在那單子後畫了押，手續纔告完竣。

於是村長開始徵集大衆底辦法了。

村長對大衆說道：

『這樣看來，這個灰麵團，所造的罪孽實在儘夠了！天理，國法，人情都難容恕他了！只是大家有怎樣的法子來處治他？……或者……』

村長還未說完，跟着就有許多含着憤怒的激烈的聲音從人叢中接連地發出來。

『亂刀殺死他！』

『一人打他一棒，打死他！』

『用洋油淋在他身上，把他燒死！』

『應該把他自己所給別人家受的那種殘忍的刑罰，還給他自己！』

村長接着道：

『不錯，不錯！他底罪實有應得！天理，國法，人情都難容恕他。只是，太殘忍了，到底他還是一個活人，怎好下手呢！』

『不然！』一個老的退伍的兵士，現在在鄉下開屠店的，站在人叢中大聲地說。『村長底話，實在是婦人之仁。你要知道，世界上當兵的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他們那里管得着死人活人！我現在有』

一個最好的法子，供獻給大家。我看把他打死殺死，都很費力，燒死他更加要費洋油；不如把他活埋了，到還直切了當！我看只有活埋……」

那人還未說完，便又有一種呼聲接連的在空中震動。

『活埋！活埋！』

『我贊成活埋！』

『活埋了他，好方法！痛快！』

這時我們如果要表決的方法來付表決，在這二三百鄉民中間我可以說全數是贊成這個提議的。

村長看見大衆底意向已定，不能挽回，於是也跟着大衆取了堅決的態度說道：

『活埋了他罷！』

『活埋了他罷！』於是這逃兵吳得勝底最後的命運決定了。

八 最後的周旋

這時正是早晨八點鐘的時候，一個陰沉沉的天氣，密雲重重，好似要下雨的樣子。

在一個靠近山麓的荒草坪裏，有二三百的男的，女的，大大小小的，人滿滿地站着。他們正是站在那裏看一個逃兵底活埋呀！

那逃兵站在他們底中間的一個土穴旁邊的黃土堆上。因為昨夜裏，他們給了他一次最後的極其豐富的晚餐，所以他底神色，他底精力，又完全恢復如好人一樣了。在他底前面不遠，便是村長站在那裏對他宣佈他底罪狀，並當着大衆演說。

『……我們並不是欺負一個逃兵，生生地要把他活埋了！實在，在他有應得的報應；他底心，他底行爲，實在太殘忍，太慘酷，太暴烈，太無人道，太背公理，太反正義！我們想想，如果人類底思想行爲，統統成了吳得勝這樣，還能算是世界嗎？還能算是人底世界嗎？我們現在處治吳得勝，這一個慘無人道的逃兵，我們並不是對於吳得勝個人底仇恨，或是私怨，實在是爲公理說話，爲正義說話，爲人道說話呀！』

我們能寬容吳得勝，但是公理不寬容他；我們能饒恕吳得勝，但是正義不饒恕他；我們能赦免吳得勝，但是人道不赦免他；人是爲公理、正義、人道而生的，背叛公理、正義、人道的人就應得咎！這是公理、正義、人道處罰他呀！我們現在只是替公理、正義、人道做事呀！我們現在很希望吳得勝在這最後的一頓間，了解我們今日所以對他的這個不得已的事實……現在是時候到了……」

村長演說完，恰好要吩咐用事的人把吳得勝推下土穴去了，但是吳得勝緊跟着村長說完以後，大聲地對大衆懇求道：

『村長及諸位先生們，兄弟們，看到公理、正義、人道底分上，容許我同諸位作一次最後的談話罷！……』

這時在大衆方面，也有允許的，也有不允許的，議論紛紜，喧嚷了好一陣，但是最後依了村長底話答應他了。

於是吳得勝接着說下去，態度很坦然的。

『……現在我底命運，我底將來的希望，已完全明瞭了！擴穴已經深洞洞地顯在我前面，只須把

脚一提，我底一生便算完了！這樣我還有什麼希求，還有什麼話說呢？……但是我想，一個惡人，最後的覺悟，總比把罪惡帶進墳墓裏去要好得多！我以前在軍隊裏過生活，我是不知道什麼是罪惡的！無論什麼，只是由着我們長官底命令做就是了！自從這一次打了敗仗，到南市鎮燒搶殺掠以來，我才感覺我到現在這個時候打止，我所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是罪惡的，沒有一樁不是違背公理正義人道的！以前，我只是依了長官底命令向前殺敵，誰知道公理正義人道底敵人却在自己本身，這是何等可悲哀可傷心的事呀！……現在，我覺悟了，我完全覺悟了！公理正義人道實在比我自己底生命寶貴；一個人違背了公理正義人道，他底生命早已不應該存在，不持要到受大衆底最後的裁判的時候。所以現在我完全覺悟了！只要公理正義人道得了救，就是把我吳得勝打落在十八層地獄內壓成碎粉，也是很榮耀的。現在我完全覺悟了！爲了公理正義人道，我應該完全服從大衆底裁判，很快樂地接受這種裁判，……而且希望我這樣的人最後都接受了我底同樣的裁判！一天一天從世界上完全消滅以去，從此公理正義人道完全得了救，這是何等愉快幸福的事呀！村長，諸位先生們，兄弟們，朋友們，我說了這一些話，並不是在大衆前面希求免死，我只是覺得我底罪惡很重，當着大衆前面懺悔了，免得帶進墳

裏去，實在是一樁很榮幸的事！我很感謝大眾在我這個最後的一剎那能給我這樣一個極快樂的說話的機會！……」

吳得勝說到這裏，便爽爽蕩蕩地跳入了土穴。這時大眾從死一樣的沉默裏發出一種狂叫的聲音，天地都慘變了！剎時那土穴已被黃土築滿了，只有一個頭留在地面上，那眼皮不住地顫動，與大眾作一種最後的周旋！

一九二四，六，二十四，脫稿於南京。

生命底傷痕

一 暴風雨的夜

在一個暴風雨的夜裏，朦朧、沉悶、慘淡的夜底威力很嚴重地猛烈地壓迫在這村莊東邊崖山下
一個屋頂上，有誰知道在這屋子裏的人們做的什麼事呢！

「今夜裏天都會掉下來，照這樣子……」

在這屋旁的一棟小草舍裏住着的趙三爺，他輕輕地把那開在他底床前的一扇破門打開，朝着
黑暗裏望了兩眼，回頭又對着已經睡覺了的他底兒子名叫狗二的說道：

「今夜的天色這樣黑暗，大風雨就會來了，二奶奶屋後那座崖壁真危險，要是爲大雨霖崩了，會
有幾個人打死……喂，蠢東西，你看我們屋頂上那個大洞，你還不起來把屋檐下那鋪席子去蓋好嗎？
……會滿房子裏都是水……」

他說着，外面天候變得一刻緊張一刻，猛烈的風聲雨聲從東南角上吹來，不覺打了幾個寒顫。

『趙三爺已經……睡覺了麼？』這時在門外有一個婦人底聲音可以聽到。這聲音急迫而帶着悲慘，似兇鬪過的猛獸，在勝利中睨視着打敗了的勁敵時那種哼吟的聲音。又好似一個罪人在臨刑時那最後的哀訴。

『怎樣了！哪一個在這可怕的夜……？』趙三爺在房子裏問。他沒有聽懂發這聲音的就是二奶奶。

『不是，……哦，是我，三爺……』

『哦，——二奶奶嗎？怎樣了，這深夜……』

『是，請你開一下門，我……』

『哦，——怎樣了，二奶奶，你不是就要下大雨了麼？今夜的天色真來得兇猛……』

他一面說，一面開了破門扇。一個婦人底影子閃了進來。

『三……爺，我要……求你，你們父子兩個……』

『怎樣了？二奶奶，你等我點着燈來。』

『用不着燈，我求你父子兩個趕快到我家裏去，愈快愈好，是的，暴風雨快要來了呢！……』
伊底聲音更抖顫了。但趙三爺一點也懂不了伊底意思，只是着慌。

『那末讓我們戴了笠笠，……』

『什麼都用不着，你只跟我去好了。』

伊說了一句，不等趙三爺回答，拉着他就走，這時狗二已經起來，忙亂地穿了衣褲也跟了去。

趙三爺底房子與二奶奶底家原只隔着一個約一畝地寬的菜園，不到一分鐘光景，他們父子兩個同着伊就進了伊底家了。

這是二奶奶底廚房，一盞荳油燈放在大土竈上的角上，正發射着死白的光，半明半暗，令人覺着淒慘。土竈底旁邊空地上有一隻大木桶，桶內滿貯着帶着血腥臭味的水，伏着一個動物似的東西在上面，正一半浸在水中，一半沿着桶椽直垂到地。無論誰一看了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剛才溺死的可憐的女子。

『哎，……哎，這是怎樣了！……』

趙三爺看見了這個，慌亂與恐怖壓迫着他喊叫了出來。

『我底天，萬不要做聲……』

二奶奶帶着緊張的神色輕輕地說，並一面以手指着那剛死的屍體表示要他們父子兩個去收拾，並拾到屋後的山上去掩埋了伊剛才所犯的罪惡底痕跡。

『事情做好，我給你們兩石燥淨的陳穀。一點也不要聲張，——這是一樁大禍害。』

伊又輕細地向着他兩父子說明。

這時他父子兩個呢，明知這是不法，這是慘事，這是罪惡，倘若依從了伊底話，待不依從呢，到底可惜了那兩石燥淨的陳穀。

饑餓終於驅趕着他們父子兩個動手工作了。那婦人已經從伊自己底房裏拿了兩鋪簾蓆出來，交給趙三爺，並在傍邊帮忙收拾或是揩擦那剛纔伊和伊底情夫用鑽子在伊底媳婦身上搗出來的，滴流在地上的血。

現在他們父子兩個已把那屍體用蓆子裹起來，抬到了一個山上的深林裏。

「怎樣，放下罷！」

「你以為這地點合式麼？」

「不，我看總是放下看一看的好。」

「爲什麼不再爬到山頂上去一點呢？」

「你看，這蓆子裏覺得微微地顫動呢。」

「這樣嗎？這可是罪過哩！二奶奶！」

趙三爺聽着他兒子說是蓆子裏還顫動，一面驚訝地說，一面連忙停了步，從肩上放下了抬着的死體，把裹着的蓆子解開，撫摩着那女子從頭面直到心窩。

「哎呀，真地真地！這心窩簡直還是溫熱的呢！……這不能，我們窮人不要造孽到這地步，趕快抬回去罷！……我不知道二奶奶爲什麼這樣狠毒！既要偷漢子又要逼死媳婦！……這不能，我們窮人不要造孽到這地步！我們趕快抬回去罷，只要趕快一點還可以救得活……」

這時他們父子二人已決定把這女子抬回去了。這黑暗的深林中頓時回復了光明似地正在祝賀這不幸的弱者底得到了再生的機緣。

但是——在他們父子二人剛欲抬着下山時，一個婦人底影子從那黑森森的林中逼近而來了。

『趙三爺，怎麼你們又朝着山下走？』

『怎麼又朝着山下走呀？……你看，這不是分明還沒有斷氣嗎？我們能夠埋葬死人，但是決不能埋葬活人……』

『我底天，趙三爺，我底天，~~~~~』

於是這婦人跪倒在地了，伊跪在地上只是不斷地朝着趙三爺磕頭。好似伊底媳婦被伊和伊底情夫強按在那木桶內時那種掙扎生命的光景一樣——可是惡人終竟是不被赦宥的。一剎那暴風和暴雨果然如萬馬奔騰似地洶湧飄忽而來了，一剎那這山林都被包裹在這暴風暴雨的勢力當中，有誰知道這暴風雨底下的人們又在那里做着什麼樣的事呀！

一一『把他倒掛在樹上罷！』

如果有人要問，我們人類所以與猛獸不同的在什麼地方？那我們一定不躊躇地回答說：『是不殘害同類。』但是這答案還是未盡可信。因為『不殘害同類』在猛獸中確乎多少能找得出幾個例子，至於人類呢，則反而似乎正在拿了與這相反的『殘害同類』來規定在倫理學裏面作為道德底標準了。讀者諸君懷疑我這話嗎？我們看看現在正倒掛在這樹上的一件東西是獸還是人？

一件東西，憑空地掛在樹枝上，正在掙扎似地左右前後只是盪動。樹底枝葉也跟着擺搖。那種悲慘的叫喊，像負傷的猛獸，又像一隻被人打殺得到臨死時的瀕狗。

這是什麼呢？這原來是前一夜在這村莊上一財主家裏所捉到的一個賊呀！『誰叫他來做賊的，而且竟挖穿財主家裏牆壁，偷進財主家裏的臥室？』我們不必詳細去研究他。我們只是知道他的確是一個賊，的確從前是一個人而後來變成了賊的。的確在昨夜挖穿了我們底財主家裏的牆壁。的確是在財主底臥室裏捉住他，而且他因為想反抗，想逃脫，竟把那財主身上殺傷了數處。這是事實，他已

經在大多數的人們前面交供的了。

捉到他以後，最初是把他底脚和手桎梏起來鎖在我們財主家裏的一間空房裏，追到天明，財主才吩咐家人把那賊拖出受審問。

「穴牆鑽壁，偷盜人家底財物，已經罪在不赦了。何況持凶器，殺傷了主人！難道還要幫他留一個活命嗎？」

這是財主底意旨，也就是賊底命運了。

他們審問起來了。

不，其實他們哪里在審問，不過倘不藉了審問這名詞，他們不好使用他們底苛的暴刑具加在賊底身上以快意罷了。

他們審問起來了。賊底口供是：

「我姓什麼，是哪里的人，有父母沒有，有親人沒有……只有鬼知道，你們去問鬼去！我只知道同伴中間呼我作「爬山老七」。我只知道我在小時是一個乞丐，後來慢慢纔變成賊的。我起初是小偷

小竊，到二十多歲的光景纔加入大賊隊裏的。我在隊裏排行是第七，所以他們都呼我作「老七」。又因為我會爬山走壁，所以他們加我一個綽號叫「爬山」。我做大賊有十年，或是十多年，現在記不清楚了……我自從做大賊以來，所偷劫的人家都是銀錢非常的多的，都是財主。有時爲逃脫性命我也曾殺傷了許多人。這是實在的……」

他說到這里稍停頓了片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孤零的淚珠從眼角淌下來，頭垂下去，聲音也變啞了。

「我底女人——從前是我五哥底姘婦，五哥死了，就跟從着我過生活——在這一回，本不許我出門的，因為我昨天會告訴了伊：我在前夜夢見我五哥和六哥血跡模糊地站在我前面哭泣。當時伊便勸告我三天內不要出外。因為我底五哥就是去年爲人家捉着處死的。聽人家說，先把他底肚子上面的皮剝下來蒙着他底眼，然後用草蓆裹起，浸透了洋油活活燒死的。我底六哥也是去年被人把眼睛挖了，腳手都打斷丟在一個深淵去了的。夢見他們是大不吉利的事……哎——我悔沒有依從伊底話……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已經來不及了……他們底命運，已經輪流到我這什麼話說呢！」

我只求諸位慈悲的先生給我一個輕快一點的死法！我知道，我完全知道在我們兄弟中間，招人家庭狠毒到了極處，只要一被捉着是沒有活命回去的了……」

他底口供大概是說完了。現在要輪到他們做着處死他的工作了。

讀者諸君，你們以爲他們馬上就要把他很輕快地處死了麼？不，決不，這還早哩。

這時天已大明了。東方紅日已隱約昇在霞彩中間開始活躍。彼底廣大無邊的生命，村莊上晨炊的煙氣滲了霧氣瀰漫在空中，許多的晨雀都在那屋頂和樹端開始喧噪歌唱起來。早晨的世界真是一個充滿了活潑、光明、愉快的生命的世界啊！但是有誰知道在這財主家裏的後面一個小園場裏有一個不幸的人在那里正受着死以上的痛苦呢！

『爬山老七，請你先吃了這碗掛麵當點心！』

你道什麼是掛麵呢？就是幾束的老竹枝，已經把葉拔去了的那東西了。他們在對爬山老七下了報告以後，便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脫光。只留得一條破褲子。更把他捆在一個柱子上，兩手伸出做成十字，恰如耶穌被巡撫彼拉多底幾個兵士釘在十字架上的一樣。於是他們把那幾束竹枝一下一下抽

打在那赤裸裸的身上——胸前、背脊、脚上、手上，立刻刻劃了許多不規則的縱橫的紫紅的或是朱紅的痕跡。爬山老七起初是大聲喊叫着，『饒命救命！』但後來有人說他這種喊叫是在作法術，是在呼求他底法師顯靈，他叫喊的聲音愈大，他底法術便愈靈驗。任人家打在他身上的無論怎樣厲害無論怎樣皮破血流，他總是一點也不覺得疼痛的。於是他們便拿一大半桶的穢水潑在他身上，灌進他底口裏說是破壞他底法術魔力的。所以到後來他底叫喊的聲音也沒有了，只見他們底竹枝染成紅色，爬山老七底口裏流出滲和着涎唾、血和穢水的泡沫。

他們這樣，可以輕快地處死了他了麼？不，決不，這仍然還早哩！誰知道上帝給他們的暇工夫有這樣多，讓他們能從容地來繼續這種種的工作呢！

現在他們又在賜給他以『罽席』哩。什麼叫做『罽席』？實在就是刺蓆哩。荊棘的刺滲和一些碎的磁片，做成一鋪蓆子似地，要他在那上面站着、走着、跪着、坐着、躺着，直到那刺蓆爲血與肉染紅爲止，這罽席才算吃完。以後他們又把他坐在燒紅的土磚上名叫『做官』，又把他跪在上面向人家磕頭名叫『見上司』，連續地玩了許多的新名目。這些的名目，雖然不是使爬山老七立刻就死的，但是

早已好幾回地昏死過去又活轉來，活轉來又昏死過去。最後才由一個人提議，說是爬山老七既然是最會爬山的，就應該使他死在山裏。

「那末把他活埋在山裏好哩！」

「不，活埋還覺得費事，而且死得太爽快，到底便宜了他……！」

「那末把他倒掛在樹上罷！」

「對，對，還是把他倒掛在樹上好！真好之至！」

他們嘈雜地商議妥當了，爬山老七底命運，到這時纔算注定了。在他，真如同得到了一個慈悲的赦宥。

現在他正倒掛在這樹底大枝上。這正是天造地設的處所，一株大樅樹，伸出一約丈多長的枝頭來，爬山老七就倒掛在這枝頭上，脚和手仍是桎梏着的，周圍又觸不着什麼，恰如空中懸着的鐘一般。起初剛吊在那里時，還如落在網罟中的野獸，掙扎地動盪着，以後只覺那枝頭輕輕地顫動了，直到現在經過了一晝夜，他底悲慘的叫喊漸漸地沉寂下去，最後只聽見他底極低微的呻吟，只看見從他

底口裏、鼻裏、眼裏、耳裏，流來鮮紅的血……

我最親愛的讀者諸君，這樹上掛着的是什麼？是人還是猛獸？是猛獸對於猛獸的動作，還是人類對於人類的道德？我討厭我這枝軟弱的筆，真不能再續寫下去了；我討厭我這顆軟弱的心，也不能再使我怎樣想像了。

三 雪裏

他有了幾天沒有什麼東西進口，我們不是他底什麼親人，那從得知道呢！只是我們倘若看了他底那副形狀，知道他是餓得發暈，那是必然的。

他是一副什麼樣的形狀呢？那我也未見得就能把他描寫出來，不過是，假如我是一個畫家，要爲他描畫一個全身小影時，我必定要注意到這些特點：鼻子上的肉是一點也沒有的，兩隻眼睛只能畫出兩個黑而圓的眸子，兩個顴骨高聳着，恰如兩個尖峯，兩耳是如同用炭火烤乾的一樣，頭髮蓬鬆着，愁慘的面龐，帶着暗黑的顏色，全身圍着稻草當了衣服，但手從肘以下，腳從膝以下都如枯乾的杉樹

底枝一樣露在外面。這時正是嚴冬的天氣，手足面龐各處都有被寒風吹裂開的龜紋，有血有肉可以看見。依照這幾個特點描畫出來，我包管總有幾分像他底形狀的。在我不過只是這樣罷了。

這樣看來他是一個乞丐是無疑的了。

真地，他實在是一個乞丐！他爲什麼定非做乞丐不行，那我也不見得完全知道這中間的原由。但他不是生來便成了乞丐，這斷定是實在的。因爲他底家裏本來是有田有地的，不過到了他父親手裏爲了不正當的消費把田和地都耗散了，他呢，也多少沾染了幾分的他底父親底習慣，這種習慣，從早沒有改正，等到長大也就無可奈何了。

他現在正蹲在一個店家底門口，雙手抱着一個破缺的碗，想向這家裏乞一碗或是半碗的飯，來救他這殘生。因爲他自害着餓病以來不但有多少日子沒有得到飯進口，就是飯以外的別的可食的東西也是同樣。只是臥在離這人家不遠的一所古廟裏，終日終夜呻吟，掙扎，喊叫，悲哭。直到現在不知爲什麼，覺得輕快一點，所以連走帶爬地出了古廟來到這店門口蹲下。這時這人家正在吃晚餐。

『……他們不是在那里正吃着飯麼？……他們滿桌上擺的是菜，正在吃得飽飽地……他們又

說又笑哩，大爺和太太又說又笑哩！他們多麼歡喜，那少爺，那小姐，……你看那隻狗不是在他們底桌子底下蹲着，頭就頭地望着他們丟下一顆的殘骨頭來麼？……我也是一樣，他們吃剩了的東西，他們會肯散給我的……」

他蹲在那里這樣地想着。心裏好似有許多的痛苦，和許多的希求，欲說訴出來，但是他口底開合不靈究竟沒有法子，僅是顫巍巍地喊着：

『大——爺，……太——太……』

他底聲音低微到極處了，也許後面還有一二個字咽在喉嚨底深處沒有力氣發出聲來。而且他因為說完這幾個字，太費氣力，饑餓和病底魔又不斷地壓迫着在他身上，酷寒的風夾着雪花吹送將來，這時他底身體殆已完全陷於僵態，非但動彈不得，就是感覺也覺得困難哩！

『……你這懶屍，還不給我滾開！』

從這店子裏發出命令來，一個男子底聲音接着就是沉寂、朦朧、昏黑。這種命令對於他實在是悲哀的末日底預言。

『我底命運已是注定的了。這有什麼法子挽回呢？除了等着死神底降臨！——但是我畢竟就這樣地餓死了麼？世間的人多着呢！世間的叫化子也多着呢！……難道我這一個人竟陷在這不幸的深淵裏嗎？……你看這店家裏也正在吃着晚餐呢！……』

他幻想着，他已爬到另一個店家門口。

『大——爺，……太——太……』

他照樣喊了一聲。但是依然沒有指望。於是他又爬到了另一家店子的門口。這時纔有一婦人說道：

『……這是廟裏的那個乞丐，怪可憐的，這一向有五六天沒看見他出來討飯吃……大概是病哩！你看那副形狀真看不過意！——真是如從土裏挖出來的朽木兜一樣真難看……不要造孽，快把半碗飯散給他吃罷！』

這婦人一面說一面盛了一小半碗飯倒在他手中持着的那隻破碗裏，並吩咐他說：

『這樣寒冷的天氣，快回去躺在廟裏好了！』

『慈悲的太太！我到底也得到了你這救星！』

這時他心裏喜歡得想這樣說，但是誰再能幫助他底說話的氣力呢？他只是抖顫地拿着那半碗的飯，發度地掙了起來，又昏倒在地下，停了片刻，又掙了起來；下意識支配着他，使他朝着古廟所在的方向爬了去。

現在天色漸漸黑暗起來，雪也比前下得大了。陰慘的雪霧瀰漫在空中，呼號的悲風壓迫着大地。好似有心做成了人間世底悲慘的背景。

他輾轉掙扎地爬到了古廟門口的石級上，到底沒有力再往前了。他就在那鋪着雪的石級上安然地躺下了。頭置在第三的石級上，兩隻脚一在平地上，一在第一個石級上。手中所持的碗中的飯，一大半已潑撒在途中，剩下來的連碗一起傾在第二級的雪裏，有一隻手還緊緊地壓住這碗底的。

『不行了！一個悲哀的人！』

這時只有從四圍的黑暗中，從無情的山石，從寂寥的古廟，從冷淒淒的風雪裏都發出了這種悲哀的聲音來。大概是正在嘆息這個埋在雪裏的乞丐底悲慘的最後哩！

四 孿生

伊好容易把一對雙胎母子都平平安安地生下來了。這在旁人看來，該算是何等可喜的事！但是在伊却愁悶到十足，苦惱到十足。

當這胎的第一個生下來的時候，伊在昏迷之中趕快問那穩婆說：

『大媽，是什麼？……男還是……？』

『大嫂，大哥，恭賀你們得了一千金！』

伊聽了這話，失意到十萬分了。但沒有再說什麼，只是當時爲了男子可以禁壓邪氣，而站在旁邊的伊底丈夫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哎！怎麼又是一個賠錢貨！』

他表現出一種很難過的樣子走出去了。正在這時穩婆又發現了一胎。這時伊好像是有了再生的機緣似地喜形於色了。伊以爲孿生的總是一男一女的多，現在這一個既是女，那末另一個當然是

男的了。所以伊又對穩婆說：

『大媽，請把他再叫回來罷！』

停了片刻，伊底丈夫復行進了房子，伊底另一胎也平平安安地產下了。

『大嫂，大哥，恭賀你們又得了一千金！』

穩婆照樣地致了祝賀的辭句。

伊底丈夫呢，只嘆了一口氣，又悄悄地走出門去了。

伊呢，聽了穩婆的話，幾乎昏倒過去。全身發出冷汗，如潑了一身冷水。

『這是第五胎了……就有了六個女兒……我怎麼受得住四個……已經被他們罵得夠了！何況現在又加上兩個……！』

伊這樣想着，又對那穩婆說：

『大媽，屢次屢次多虧你老人——但都是不爭氣的賠錢貨，都是把來賣到人家去的……請你老人不要勞神了，就放在那里讓我自己來收拾。』

『說哪里的話！你們有錢的人家，六個女兒哪能就算多……？』

『冷言冷語真難受哩……』

『就是爺爺奶奶說什麼？也是老人家一時的見識……其實自己底孫兒孫女哪一個不疼愛？』
『如果有了孫兒就好哩……但是大媽，你老人也該聽見過，「……什麼產難鬼，什麼錢山，每回拉肚子，抽肝肺，都是幾塊血團子。」這一類的話哩！大媽，你老人家該看見過前年滿姑出嫁時，爺爺爲了那邊來的財禮很少時那種吵罵的光景……就是自己底女兒，也不作成人看待，何況是孫女？何況又接連生到了五六個……？』

伊說到這里，這時穩婆已把那一對孿生的女嬰孩，洗滌得好好地，整齊地包裹着送到伊底懷中說道：

『大媽，你不要東想西說了！已經生了下來，你看見了這兩個小寶貝，你會一天愁雲都散了的……你看，一胎懷了兩個還這麼粗，這麼又胖又白，多可愛呀……』

伊接在手裏，把兩個剛出世的小動物看了又看，伊想把那向來藏在心中的刺激撇開，但不知爲

什麼，伊底心與好似傷痕重疊沒法再救濟一般，伊底眼淚從心底倒流了。

這時房子外面已經傳來了喧罵的聲音。一時穩婆大媽也匆忙地走了出去。伊只聽見伊底兩個大女孩了嚇得哭泣着走來，在房門外叫喊着母親。說是祖母在那里罵着「錢山……鬼……血塊……」——祖父在那里用竹桿打父親哩。

這時伊如冷箭射在心頭般地，把門關上了。伊抖顫地把那一對孿生的小動物抱起來，不斷地看了又看，撫摩又撫摩，這一對小動物一個還未開眼睛，一個已能把一對小眼球光亮地望着從那紙窗裏透進來的光了。

『我底苦命底兒！』

伊底淚珠點點地流在那兩個小動物底身上面。伊底心要破裂了。

『……一個母親，怎麼不想救伊底親生的血和肉！但是——我底兩個苦命的兒……』

伊自言自語地說着，看着那大媽剛用來洗這兩個嬰兒的一盆水，伊底心更加像是爲刀箭所傷成了碎片了。伊只得把兩個小動物輕輕放下。這可奇怪，伊立刻就覺到心地底平安，世間一切生命都

活生生地顯現在伊前面，人類一切的不幸的人都有了指望了。但是，要來的事，總要到來的，你有什麼權威能把這對剛出世的小動物從不幸的火坑裏救出來呢？

現在外面喧吵聲不但沒有停止，而且一刻緊張一刻了。有時那種冷諷的言詞滾在怒憤的聲音中隱約地送到了伊底耳中。伊苦痛到極端了。

『爲什麼有生？爲什麼生下來就有男和女的分別？爲什麼世間偏偏只看重男的？爲什麼世間獨踐女子……？』
『只有這樣一個方法了。』

伊底心血沸騰了，伊底神經昏亂了，伊咬定着牙根，拿着那兩個小動物赤裸裸地倒放在那盆水中，那個光亮着眼睛的却一翻身就爬了起來坐在水裏仍是眼珠光亮地望着伊，好似說：

『母親，你爲什麼剛一把我們生了，就要讓我們死去呢？這也算是你生我的意義嗎？』

伊急了，忙着用一條褲子蒙住了彼，把彼強按入水底，再把一條板凳蓋在上面。伊底淚也流滿面龐了。

這時的伊，是爲什麼所支配着的呢？憤怒、殘忍、瘋狂、兇暴……？

不，伊到底是一個天性馴良的婦人。伊在看見那板凳底脚微微有些抖戰時，伊早已昏倒在地，人事不省了。

五 『更向何處去逃生呢！』

伊底丈夫——老大——已經病了半月未曾起床，伊與伊底一個女兒和一個男孩也餓得病容滿臉了。但們起初除了病人每日喝幾口米粥外，母子們都是靠瓜菜度日，有時或選在田埂上採了一些野草或山中摘了一些樹葉來吃。到現在老大病一天重似一天，且眼着着不行了。家裏呢雖說是有土竈，有鐵鍋，有從山裏拾來的柴，但沒有一點點可以入鍋的食物，這不也是徒然麼？

『那末只有餓死一條路走哩！』

伊想着，望着伊跟前一對正餓得哭泣得聲音也嘶了的兒女，心裏好似刀割着的一般。

『自己餓死，倒也罷了。小孩有什麼罪呢！……哎，救救孩子們罷！……爲了孩子們，爲了孩子們底將來的世界，不如到村中各有錢有米的人家去乞借看怎樣？也許但們看到了孩子們底分上，發心賙

濟我一家四口哩！何苦死守着這冷淒淒的家呢！』

現在伊帶了伊一對兒女出了門，來到大路上。這時正是下午晚炊的時候，夕陽還未落山，村中人
家已炊煙四起了。

伊抱着了無窮的希望來到了一個富家底門口，向着一個少年的女子親切地懇求道：

『嫂嫂，我底好嫂嫂！我家老大病得半月未起床，我家有三天沒有舉火了，求您看到孩子們底分
上，賜給我們一點點的食物，那怕就是糠就是瓜菜……』

這懇求發出以後，在空中慢慢地送來的回響是——

『這樣的荒年，有錢無世界，哪里有什麼來顧到人家呢，連自己都顧不了！』

『哎——！』

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離開了那里來到另一家底門口向着一個中年的太太悲哀地懇求道：

『嬌嬌，我底親愛的嬌嬌！我家老大病得半月未起床，我家有三天沒有舉火了，求您老看到病人，

看到孩子們底分上，賜給我們一點點的食物好嗎？那怕就是粗的糠，就是生的瓜菜……」

這懇求發出了以後，在空中慢慢地送來的回響仍然是——

「可憐的你們，這樣的荒年，有錢無世界，連自己都顧不了，哪里有什麼來顧到人家呢！」

「哎——！我底孩子……！」

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離開了那里又來到另一家底門口，淚流滿面地向着一個老年的婆婆懇求道：

「婆婆，我底慈悲的婆婆，我家老大病得半月未起床，我家有三天沒有舉火了，求您老人家底恩德，看到病人和孩子們分上，賜給我們一點點的食物罷！那怕就是粗的糠，那怕就是生的瓜菜……」

這懇求說完了以後，在空中慢慢地送來的回響仍然是——

「可憐的你們，這樣的荒年，有錢無世界，連自己都要受餓，哪里有什麼來顧到你們呢！」

「哎——！我底孩子，我底夫……！」

伊大聲地哭了，小孩子們也哭了。但是有誰聽見他們這種哭聲呢？

現在伊更沒有地方可以去，更沒有別的生路可以走，伊只有帶着兩個孩子仍舊回到那個冷凄凄的家去了。

這時已是黃昏過後了。雖是六月的天氣，但鄉村的晚間，却還涼爽宜人；加以滿天星月，皎潔燦爛，這在一班富有的人看來，真是一個好景色，只是在伊眼中却處處都是悲慘，處處都是哀傷！

伊和孩子們一路哭着走着，一步一步近了伊底家門口了，不但們一步一步已走近了死底樂園了！

『怎麼聽不見老大底呻吟聲？』……

伊一到了家，急趨到老大牀前。

『啊呀，天哪，竟死了……！』

真地，老人在他們母子出門後已經死去了呢！

伊這時的心已爲饑餓與死所佔據，逼迫得伊真好似如被獵狗趕到了懸崖上的兔子，除了死以

外有什麼別的活路給伊走？

『這就是世間所給我們母子三人所走的路，除了這，並無第二道……我底兒，你底父親已經死了，我們母子三人更向何處去逃生呢！這有錢無世界的荒年……我們到不如忍心地踏上了這一條路罷……』

現在夜愈深了，星月愈明了，伊家門口的一池的清水，波盪得銀光閃耀，伊們母子三人底身影兒却不再留在人間世了！

六 生命底傷痕

伊名叫定姑，年齡雖僅十八歲，但爲人家作妾已有了四年了，而且這後期的二年是在病牀上過生活的。

伊得的什麼病？家中的人都不很細心去探究。大概納妾的人家，多半是爲的年老無嗣的緣故，原來是爲要生兒子續宗祀的呀！現在既然病了，生育兒子已不可能，那就讓伊病去好了，何必去探究呢？

不過其實定姑底病狀可真沉重哩！

兩年來不能起牀，飲食又不進口，本來是一個柔弱的未成年的孩童似的伊，再加上病魔和其他的種種苦痛，人已瘦得只是皮包着一付骨骼了。而且自腳趾以上到腹部已經失去了感覺——這樣的伊，除了神底力，人們能有什麼法挽回伊底命運呢？

但是伊家憐愛伊的人却為伊請了一個針灸科的醫師來，說是伊底下身失了感覺，是因為血脈凝滯的緣故，只要用艾灸在骨節上，筋骨一溫暖，血脈自然會流通起來了。

伊心裏可是很明白，知道伊底病斷不是針灸所能療治，現在再針灸不過使伊多受一點苦痛來死罷了。所以伊懇求着他們說道：

『我底病痛受夠了！無論如何我不要燒艾了！我不願診治愈了，再在世間挨命，寧願趕快一點死了就好。你們何必治好我呢？你們何必治好我來再受這樣的活罪呢？我趕快地死了，你們不更好嗎？……』

然而他們却以為伊這種的話言是惡意的，是忿氣的，厲聲地責罵着伊，責怒伊不應該這樣說，而

且他們底所以請針灸醫師，總是爲了伊底病愈。而且醫師也肯定地說，只須一次灸二十四柱，只須這一次，並不要再灸，就會斷根，就會漸漸地復元起來的，勸伊不必害怕。

弱小的伊，哪能抵得住他們過呢？於是伊底命運終於決定了。

現在醫師正從他自己底衣袋裏拿出艾來，在那里掄作二十四個大黃豎大的艾柱，一柱一柱安放在伊底身上預備同時用。香火來燒灸了伊呢，心裏只是戰慄着，想到那二十四柱艾火燒着的時候，幾點枯乾的淚珠由眼珠角裏透了出來。

『哦，你們真要處死我了，好罷，遲死不如早死，整日整夜躺在牀上受活罪，還不如早死的爽快得多……哦，我一點也不抱怨人，我只怨我父親爲了八十千錢就把我來賣給人家作妾，這也是我底命運！我底苦命注定應該作踐到這田地的……哦我還怨哪一個呢？我只希望死趕快來纏住我！我只希望死趕快來救我……』

伊朦朧地說着半醒半睡的話，誰也不去理會伊，無論伊說什麼，只當是一些怕痛的推託之辭。

現在醫師把艾安放好了。頭上四柱，腹部也是四柱，兩隻手兩隻腳各四柱，便一齊用香火燒灸起

來，並對伊說：

『一點也不會痛的，你底病就會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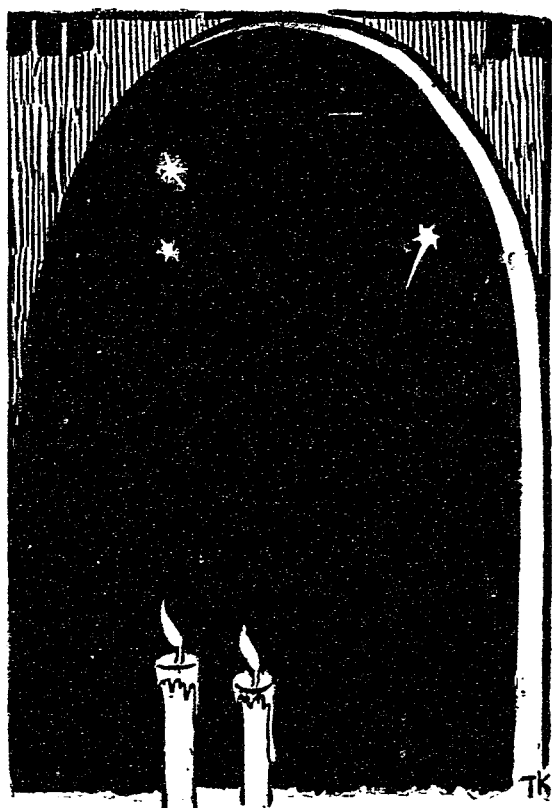
真地，高明的醫師所說的真不錯，艾一著火立刻就變成一種紅色的東西一閃一閃往下燃去直到皮膚爲止。起初伊嚇得只是喊叫不迭；以後正在燃炙着的艾漸漸離皮膚越近，而伊底喊叫聲却漸漸愈低了，直至各柱的艾化成了黑灰時，連叫喊的聲音也沒有了，只有成了青紫色的嘴唇不住地顫動。真地死神正在保護伊，一點也不覺得痛楚了，除了那爲艾所炙的二十四個傷痕永遠留在伊底身上。

一九二五，十一月，十六，在東京。

生命底傷痕

五六

家 歸



TK

朋友們，你們底靈魂可歸來了罷！
當着這夜罩住了世界！

歸 家

一

親愛的同志們：

今天在車站裏的那一剎那，使我深深地感到別離是人生裏面除死去以外的一種最切膚的苦痛！不幸在這個昏天黑地的慘酷的世界當中有了這等放浪無所歸的我們；不幸這等放浪無所歸的我們，又忽然如風捲着落葉如水浮着飄萍一般地聚集在一塊；更不幸而這等飄萍落葉又忽然離散了，有的在天涯，有的在地之角，這是何等不可堪的自然底迫害呵！

雖然，這究竟是情感方面的話。其實意志畢竟是我們自己所有的，我們如果不願意做情感底奴隸，那怕是自然，命運以及威權絕頂的什麼，都不能支配我們的。我底意志雖然懦弱無能到了極度，究竟歸家這一個念頭，是我自己心坎裏所發動的；歸家這一種呼聲，是我自己心坎裏的絕叫；而且歸家這種舉動，且要由這個軟弱無能的我，竭力地使在現代沉鬱的社會當中成爲一種比較有聲色的事

歸 家

實；果真能這樣，自然底威力，或者要因我們而滅殺；而我們底行爲或者不致全爲情感所驅使；那末我們在車站裏那一剎那所得的離別的苦痛，直說是我們人生最壯烈最志得意滿的行徑，又有何不可呢？

我很知道：有許多有志的青年，爲了他底榮譽，爲了他底安富樂利，爲了他底權威發續，總之爲了他底一生底幸福，努力地朝着繁華而壯麗的都會當中跑去；他們不怕被都會所凝固，不怕被都會所融化，他們不怕被都會吸收進去化爲血，化爲肉，甚至化爲遺洩物；在他們也許正在那里自鳴得意，豪放自如；他們也許正在那里嗤嗤竊笑我們底舉動爲多事，爲不自量力；他們却忘掉了爲人們生活底源泉的窮鄉僻壤，這種心地將多麼可憐呵！這不能不算是人類底損失罷。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從今以後，我們該澈底地覺悟了。自己不努力，圓睜着兩眼盼望着爲犧牲所制服了的人們，永遠不會濟事的。我們應該脫離那個『荒島』一般的上海，我們應該從那『人跡未到的大森林』裏救出自己，我們應該切實地朝着我們自己所認定的人生底路走去；『世間本來沒有什麼可走的路，因爲走的人多了，便自成爲路了』到窮鄉僻壤的故鄉去尋出可走的路來罷，這

是今後的我們所不能不負着的責任呵！

以上是我今天在車站裏所要說而未說的話。現在補寫在這里，當作一個臨別贈言，雖然這一點淺近的意思，在你們早已見到用不着我說，但在這個素來懷着有什麼便要說什麼的我，怎樣能隱藏得住呢？

車輪輾動得很快，知道彼等正在風馳電掣地向悠長的旅路上奔去，好似前途驚急不容一刻休止一般。然而我底筆到要暫時停止了，因為車身底震動，提筆到底不方便，以後我在途中的情形，只好陸續地告訴你們！

KK在滬寧車上六、二十。

二

親愛的同志們：

歸

家

昨天在車上很粗率地寫了幾句話給你們，你們看了不致笑我是一個拘謹而迂闊的腐儒嗎？
昨天我到無錫時候還早。

車過陽城湖時，遠望着波光天影，盪漾無邊；有幾艇漁船，飄泊湖心，似滿載着多少自由自在的樂趣，增加我歸家底心志不少。

我在車上遇着一位素不相識的同志。他底面貌甚黃瘦，一看就可知道他是一個耐勞而精思的人。

他坐在我底右旁，手中正拿着一份申報在那里看着。我身邊只隨帶了幾部不重要的小說，但因擱在網籃底下，一時不能取出來，很想借他手中的報閱看一下。因為借報，便問起了他底姓名，同時我也就告訴了我底名字給他，當時我們口裏雖並沒有多說一句什麼，而各人底心中已經成了素不相識的素相識了。

稍微停了一會，他忽用了驚視的眼光望着我問道：

『你往何處去呢，不是到——？』

『歸家並不到什麼地方去。』

我回答他一聲，他沒有繼續問我，但他沉默了，好似正在深思一個難解決的問題的樣子。我便接着問他道：

『你呢，可是到什麼地方，有什麼事……？』

『我是從蘇州上車的。到南京下車，不，遠遠呢，還要到山東……』

『對，你所要去的地方我已經知道了。』

同志們，你知道這人是誰？他原來就是前幾天給你們寫信說要到T莊去的那個R君呢。他爲什麼要到T莊去，他到那里去有什麼事可做，不待我說，你們不難知道。現在我所要告訴你們的，就是我底計畫，稍微有點改變的事。但這並不是說我不歸家，歸家這個原來的主張還是不變，但只是歸家去走一轉便要再出來，照着R君底方向走去。這種計畫底改變，雖然是同R商酌討論的結果，但仔細想來我覺着陷在無路可走的現代的我們，一面要救出自己，一面要救出陷在與我們同境遇的人們，不同R一遶走去又將怎樣呢？

『歸家呢，還是到T莊去呢？』

我心裏馬上就答道：

『到T莊去，T莊就是我底家！』

同志們，我這種決定，這種計畫改變得這樣地快，想來你們不致說我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嗎？

R R君他一直向南京去了。我到無錫下車，H H君早已在車站裏接我，我便同他往他家裏去。在他家裏吃過晚飯，我急於想要見一見P P，當下我便同他又一逕走到P P家裏。但是P P不在家裏，只見着他底父親略談了一會兒。

他父親年紀不過四十餘歲，但清瘦的身材，黃枯的面顏，真可以說是老氣橫秋。而且聽他底說話，從言語中表現的思想，實在是七十以上的人物底口吻。

『你到那里去？』

他在H H把我介紹過以後，知道我是從上海來的便問我道。

『歸家！』

我坦然地回答了他。H君補足一句說道：

『還附帶着有旅行呢。』

『旅行，很好！我知道你們這一班青年，都是一樣的，都有一個壞脾氣：眼高，希望大，舉動輕率，人家要三步纔走到的，你們想一脚要跨過……你們，這樣的一班青年，都是不中用的，除了哄你們父親底錢，拿去講究外觀。』他說完直瞪着我穿着的一套香港布學生制服。

我不好怎樣回答他。我只望着H君微笑。但他好像知道他自己所說的話是無的放矢似的，便馬上調轉語氣說道：

『這也罷了。有錢原是拿來花的，原不過拿來用在兒女身上，誰也不能帶將棺材裏去……但是你們爲什麼你們吃夠了，穿夠了，花夠了，還要唱一些不相干的高調，提倡什麼公妻，共產，男女平權，父子平等呢，是，不錯！你們底思想對，但是總不能欺騙我！你們自恃聰明，蔑視聖賢底經典，終是不能持久的，你們知道嗎？』

我們仍舊沒有回答他。他獨自沉吟着，又繼續說下去。

『但我此刻也並不希望你們迷信我底話，似你們這樣一點也沒有根柢；我只眼睜睜地看着你們一個一個地失敗時，然後才信吾道不磨……天之未喪斯文也……』

這時室中忽呈一種嚴肅的沈寂，桌上鐘擺底聲音，錚錚鏗鏘，可以聽得十分清晰了。

我知道：『天之未喪斯文也』下面還有『匡人……後死者……』許多重要的意義還沒有說出，此刻還在他腦子裏打圈子。但是我們一班沒有打好根柢的人，當然不能聽懂那一類深奧的語句，忍不住不說道：『P P 既不在家，那末，我們再會罷！』

『唔，再會，不要這麼匆急！你們坐着等一會也無妨！你們仔細想想：我底話，總不至於遺誤你們嗎？』他說到這裏又興奮地說道：『你們何苦要為一般無法無倫的庸劣的人所鼓惑呢……』

我們不等他話說完，已掉頭走了。

我在途中想起好似曾有人說過久住在黑暗中討生活的人，一旦要使他移住在光明裏，他就不大適合的話；果然，頭腦既已腐舊的，要使他跟着人家來到新的世界裏作暫時的居住也是不行的。同

志們，你們以爲怎樣？

H H說，『這種人簡直絕了望！』

『我看他也不過如平常的批評家一樣，只是擺着老的資格，嬉弄嬉弄人家罷了；我們對於這樣的人們，還有什麼可希望的呢？』我也這樣地對H H說了。

KK在無錫六二一。

三

同志們：

今天上午在H H家，偶然翻到夜未央第二場，看那學生所說的話，很可以寫給我們祖國底同胞看看。

『這班俄國人……低首下心的，難道是候死不成，如果你們不願意活下去，那性命也須買一個價值，也用不着白白地送了……抬起頭來罷，是時候了……那警察搜索我們革命黨，也算

不遺餘力；印字局也查出了……捉去的人也很多了。據着一點不相干的形跡，要搜便搜了。你們還等什麼？我們底朋友，在那牢監裏，知這沒有什麼指望，也就情願餓死了……你們究竟還等什麼？

『你們究竟還等什麼？』還是等着他們底慈善的施與呢？還是呻吟在無理性的壓迫底下的悲哀與苦痛呢？

『他們只是呆呆地等着被命運去支配，他們只呆呆地等着死神去擊碎他們。以外還有什麼呢？』
『P P 答我道。』

這時H已偕P到我這裏來了。

P P是我初次見面的朋友，他底人品極清俊，他那種興奮的性情，心直口快的語言，處處有點像他父親。他現在有了二十二歲了。他在中學畢業後，本想自費出洋留學，後來因為他父親不肯拿出如許的款子，所以在北京高等工業住了一年。現在他底思想改變了。他看見國內許多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罪惡，都是一般智識階級爲着他們自己一身底幸福與榮譽造出來的，不但出洋的念頭已銷沈了，

就是繼續求學的心志也被『到民間去』這一個單純的思想籠罩着。他現在正同HH籌畫一個長途的徒步旅行，到那些不重要的村落去宣傳講演呢。

他繼續說道：『他們等着，只是同一羣羊一樣，一隻一隻等着人家來剝皮削肉做很鮮美的羹湯，下酒物……這就是他們所以活着的理由，這也就是他們底生命底價值了。』

HH說道：『也可以說這也就是他們唯一的指望。不過實在說來，有些是不能專怪他們的：因為他們底思想、能力，原來被歷史上的教訓和社會上一班有智識的人壓迫住了，有誰能夠犧牲一點的光榮，犧牲一點的工夫去指導他們，幫助他們呢？』

我聽了他們倆底話，不由得我不把上面的夜未央原文背了一句，『抬起頭來罷，是時候了。』

同志們，我相信世界未到末日，總是有挽救的方法的，只要我們不肯爲了一己底光榮，一己底幸福，忘掉了爲世界勞苦的大多數的同胞，只要我們不肯把一己底光榮，一己底幸福，建築在那些爲人類勞苦工作的大多數的同胞底身上，世界底蹇運總是可以得救的。同志們，這是我離了沙漠荒島似的上海以來一個大覺悟：永久住在沙漠中或是荒島上要想同世界人類接觸，真是幻夢一般不能實

現的。

午後，我們三人到惠山梅園去遊了一趟。

太陽如火一般地射在地面上，沙塵如煙一般地飛騰在空中，貼在路旁電柱上的格言，被了風吹雨溼的侵蝕，已經模糊得不可辨識了。這大概是地方官吏底政策底表現罷！

惠山附近，很有幾個大工廠。我們本來的打算，要是去參觀的。但是結果我們底打算完全失敗。說是我們沒有先期通知工廠當事人，而且也沒有相當的人作紹介；因為近來別處很有許多工廠工人受人利用，時常同盟罷工呢。這樣，我們只好在工廠外面仰望一番罷了。

我們在廠外站了一會兒，便看見一個面皮黃瘦的婦人，衣服藍襖得不堪，攜了一個十二三歲那樣大的小孩，用了很頹喪而憂悶的樣子同那孩子走進廠裏去。停了一會，便聽見裏面發生一種驅趕猛獸似的聲音，接連又是一種好似碰着不可幸免的危險所發生出來的悲慘的哭聲喊聲；接連着那婦人攜着小孩子連奔帶跑地走將出來了；背面緊跟着一個滿臉鬍鬚，而且又肥又胖的漢子，發出一

聲『我要你該死，你不給我滾開！』

爲什麼不滾開便要該死？這中間的緣故，我們雖然不大明白；然而人類命運底不幸，從這里可以測料到些許了。

『到梅園去罷！』我們只得到梅園去了。

梅園風景是以梅花著名；我們這時候去遊，當然沒有梅花供我們賞玩，我們只好徜徉於亭榭廊石之間，看着那些野花小草底臨風招展罷了。至於那風景底美麗幽雅怎樣可人的處所，我並不是文藝家，描寫不出那中間的奧妙。只好讓那些瀟灑的天才的詩人去描寫歌頌罷！

KK二十二日。

四

同志們：

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個不重要的故事。

歸 家

且家裏有一個祖母，年紀大約有五十多歲了。尖瘦而淡白的臉，矮小的身材，尖細的兩足，一口流利而帶着譏刺的語氣，令人聽了又是氣，又是好笑的說話，很可以看出伊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人。與伊談話時，伊所常常談及的，不過是伊底經驗。伊能記得庚子年八國聯軍入北京的情形，伊能記得在伊底老頭子做官時伊所享受的種種優越的禮儀，同時伊也覺得伊在從前所忍受的屈辱與苦痛。所以每同伊吃飯時，或飯後閒談時，伊那種滲和了苦痛的愈快的表情，也是又似哭又似笑的。

『有許多禮節，到現在全沒作行了！』伊嘆息地說，但伊馬上又轉了一種語氣道：『唉，不行也到省事，你看從前女子見人，向人家底太太和老太太請安都是裝着這麼一副難堪的臉，這麼一個醜怪的形狀，真要笑死！』

伊說到這里，站起把衣服整理得很輕佻的；重行又端端正正地坐下，兩膝是平直的，小而尖的足，擺成八字形，眼睛望着足尖，一面把頭扭擺了一下，一面口裏發出一種蜜蜂子叫似的聲音來，『老太太好麼？太太好麼？』

伊一面說，一面表演把我們人都笑壞了。

伊問道：「你知道磕南頭和磕北頭麼？」

我說：「不懂，什麼叫做磕南頭，什麼叫做磕北頭？」

「是這麼的，磕南頭是四起四拜，磕北頭只是一拜連磕四下就算完事；我那時請公公的安，要磕北頭，因為是北京人，請婆婆的安要磕南頭，因為婆婆是蘇州人。」

伊說着又詳細地表演給我們看，惹得我們大家又笑了一陣。

伊表演完，又轉了語氣說道：「還是那時候的女子走路好看呵！」伊說這話，確是從怨恨的與譏諷的心坎裏流出來的；所以伊又繼續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唉，那時候做女子的，實在是坐監牢一般，多麼可憐！成天只蹲在房子裏，簡直連一塊寬闊的天都瞧不見，不說別的……就是買東西罷，也是叫人送家來選擇，無論你買金銀玉器，珠子，或是綢緞衣服，都是預先叫媽子回明老爺說是上房要怎麼怎麼的；老爺才叫跟班的去吩咐門房，再由門房到街上去張羅張羅。賣東西的人來了，比方是買衣服罷，由門房告示跟班的，回明老爺說，衣服店裏的夥計來了。這時賣衣服的夥計不敢挺直地走進來，要老爺開口說「帶進來罷」才敢進來；但也不敢遽坐在椅上，只是恭恭敬敬地站立在一旁，把拿來的

衣服什麼，各色各樣打開在那里，請老爺看貨色。這才老爺叫跟班拿了幾樣貨色正真的交給媽子送進上房來。這才由我挑選了幾樣送到客廳裏去回明老爺，太太要哪一樣哪一色……哎呀，真不得了，你看哪里還能夠有一塊寬大的天看見哪！——好罷，就是出外拜客或是有旁的正真事罷，也是把大轎打在中堂裏面上轎。「要把紗窗放下！」老爺這樣招呼了老媽子一聲，轎子裏立刻就變成黑洞洞的，除了前面上簾有一塊小小的圓玻璃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見來往的人底影子在街上亂竄……咳，我到第二世無論怎樣，死也不再願變一個從前那樣的女子。那怕就是坐在家裏怎樣地吃，喝，那怕出外時前面有多少的萬民傘，板子，呵道的，後面有許多的跟班，護書，以及小轎裏的老媽子，我都不願意，我都受不住了……」

同志們，我看這位老太太實在是舊社會裏一個罪惡的模型；伊所說的話，實在是舊社會裏一篇罪惡的供狀。我看見了伊那種又似譏笑又似怨恨的態度，我聽了伊那種又似譏笑又似怨恨的語氣，我知道伊從前曾經流過了許多女人都流過的眼淚；——但伊萬料不到伊底淚痕到現在却都成了笑聲呵！所以在伊許多痛苦的回憶過去了以後，伊又笑着對我說：

「現在呢，好了，什麼規矩，什麼禮節，都沒有了。你愛怎麼好就怎麼好；你要買東西就可以出外買東西；你要出外玩逛，去散散心。就出外玩逛，散散心；反正誰也不來拘束你，誰也不來阻攔你，兩口兒手牽着手愛到那里去就到那里去……」

伊說到這里，於是幾乎大笑大樂起來了。

同志們，你們對於這位老太太的批評怎樣？

KK二十三日。

我在這里已經住了兩三天了，打算明日早車到南京去。在南京只打算停住一天，到LL君那里去走一走，便要搭輪赴漢口，還要回長沙到我底久別的故鄉去看看，然後再由漢口搭車赴目的地去。那時RR君說他可到T莊來接我。餘再談了。

K附記。

五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

歸

家

我們素來知道一個人迷失在荒島上，不設法離開那個荒島去找一條可走的路，却夢夢地只在荒島上打圈子，要想得到一條大路來走是不可能的。現在迷失在那生命途中的人，迷失在那科學底塵埃裏的人，迷失在那哲學理論底圈套裏的人，真不知有多少！但他們都沒有這樣勇敢地喊出一聲來：『離開了這個迷失罷！』他們只永遠在這個迷失當中討生活！同志們，人生底迷失怎樣能完結呢？我現在把在南京的感想告訴你們罷！

我到南京因爲只耽擱一日，所以先把行李寄在下關一個旅館，然後再進城去會L L君。

L L君住在城南一條很靜僻的巷子，我找了許久才找着。當我找到他底寓所的時候，恰巧他又不在家，只得坐在他寓所裏老等着他。好在他的夫人C女士我在上海時曾見過的，招待我極其殷勤，而且先我而去的已有一個女子也是在那里候他的，由C女士介紹我與伊相見，我們三人談論了許久，到是很適意的。

原來伊就是在自由雜誌裏署名F女士發表了一篇『舊道德底破壞與婦女解放』很引起了一般人底注意的那個人，我以前雖未曾會見過伊，但伊底思想我却早已知道了。

伊同C君的關係最密切，我在一年以前曾聽見說過，同時伊同C女士感情很好，所以伊得時常來C君處閒談，伊現在東南大學做特別生，選修了幾點鐘的英文和社會學呢。

伊底身材比平常的女人要高大壯健，已薙去了頭髮，說話的聲浪與態度也不似平常裝嬌作態的女子，總歸一句，伊不是一個人類能力所能屈服的平凡的女性，伊實在是一個超越了女性的而且具有強有力的意志的非尋常的男性的女子。我現在把伊底談話介紹在這里給你們看看。

當時我提出我們所理想的方法來同伊討論。

伊侃侃地說道：「破壞就是建設，換句話說，我們對於社會的職務，只有破壞。建設是人類一般懶人偷懶的門面話，建設是資本家頑鋼黨和官僚拿來抵制我們底計畫，抵制破壞的不二法門。『你們不要只管破壞呀，你們要拿出建設的方策來呀！』這都是他們——資本家頑鋼黨官僚——底詭計，用來阻礙我們底進行，保全他們底私利的。我們不要理會他們，我們不知道世界上有『建設』這一回事，我們只有破壞，繼續地破壞，破壞就是我們對於社會對於人類的職務……」

「那末你所說的破壞，是那一方面，——精神，還是物質？」

『一切，一切！』伊緊接着說道。『我們底目的是在破壞一切，但是實行起來，無妨是部分的破壞多少，就算是多少！』

『那末你對於戀愛的意見……？』

伊一點也不躊躇地答道：『愛，還是博愛偉大，永久。戀愛底中心無非是性慾上的滿足；什麼終身的伴侶，在我看來也都是好聽的名詞。至於精神上的慰安，還是要靠由戀愛底結合所產生出來的博愛。雖然有許多人說戀愛是精神上的，但我則不能不否認這種話頭了。』

同志們，人生底迷失將怎樣完結呢？如果不具有否認一切，破壞一切的勇敢，自信。我聽了F女士底談論，驀然得到了一個答案了。

我同伊談論到這里，LJ君已經回家，我們暫時把這個無頭尾的談話終止，我便把我這回歸家，到什麼地方去的計劃詳細說給他們聽，並同他們討論在南京這方面應準備的事件。

LJ說『這樣在現在很重要，不過這邊的空氣實在太沉悶……』

『怎樣這般沉悶……』

F女士說道：「最高的學府造成的……」

[L]接着說：「對了一個人最怕的是麻木的病症；別樣惡烈的病，無論怎樣，只是到死為止；至於麻木，實在可以發生死以上的恐怖與悲哀……現在所謂最高學府，實在就是專門以麻醉劑給一般活潑的青年吃服的場所；他們底麻醉藥酒就是「高深學問」「專門家」或是「科學的方法」；他們不知道陷在學府裏的青年，都已成了一種慢性的肺癆的病狀，他們還要用了一批評家那種態度說「五四」以後的學生，抵不到「五四」以前的呢……所以我們現在要想在這個死氣沉沉荒島似的南京做點事，實在是不可能……」

我說，「這原也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資本制度底下必然的現象，究其實還只能怪一班愛吃麻醉劑的人，因為賣藥的人，原只是把來給人家吃服的，所不解的，只在這一點，明知其為麻醉劑，聽說吃服的人方且爭先恐後擁擠不開呢！」

同志們，沒有否認一切，破壞一切的勇敢與自信，只好永久在這個荒島上迷失了，沉淪了，你們說對麼？

同志們，我在這裏還要補述女士對於整理國故的意見底一段話。伊說：

『我到希望再有一個秦始皇出來，把那些吃人殺人的書籍統統焚掉，却是一樁很痛快的事；不希望人們把有用的時光花費了，去做那無益的整理的工作……你們說人類底歷史留得有什麼用？』

我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伊繼續說道。

『我是不相信歷史的。我不知道歷史上所遺傳下來的學術思想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我不知道沒有歷史以前的人類又怎樣生活着？我想大概也是生活着的，斷不會不生活，而且斷不至於似現在的人們一樣帶着祖先遺傳下來的罪惡生活着罷！總之，現在是有歷史的時代了。但我想，知道有歷史的人究竟還是少數中的少數。似大多數的鄉野的農夫和工人，他們都是不識不知地經過了他們底一生，他們不但不知已往，並且也不知有將來；但是他們也一樣地生活着在鄉間了。——這可以證明沒有歷史以前的人類底生活和既有歷史以後的人類生活，就是說不知道歷史的人底生活和知道歷史的人底生活實在沒有兩樣。質言之，無論如何，國故整理得怎樣完全，要是對於人類全體的生

活一點也沒有良好的影響，這種整理的工夫要算是白費了；所以簡直不如一概把他焚毀盡淨還來得省事……」

同志們，你們對於伊這樣勇敢，這樣自信的言論，感想又將怎樣？似伊這樣，想來不致迷失在這個荒島似的南京罷！再談。

KK在江天船上。六月，二五，一九二三。

六

今日雖是晴天，但風浪甚大船身覺得震動。

赴甲板上面遠望只見滔滔的碧黃色的波浪，起伏奔騰，甚是猛烈；幾乎要把這個惡毒的世界翻湧轉來，盪漑一過似的。我便想起F女士所說的「破壞一切」來了。我想如果人底破壞力有浪一樣的猛烈，有風一樣的迅速，世界上的進化不也很可樂觀麼？

我又想起伊所說的「戀愛只是性慾底滿足」的話，伊那種誠懇而實在的態度，實不是一般冒

禮教的招牌以滿足他底私慾的人所能望及的。有許多人儘管把「不孝有三」，「人之大倫」等古聖人底謬說來滿足他們底性慾，却絕口不談到性慾這兩個字，却不敢說「性底衝動底存在，是人生不可避的條件及社會基礎」，却不敢主張「性是人間性情最偉大的力，是人生唯一的中心的力」，這種虛偽的做人的態度，實在是人類中的蟲賊呵。

風吹得更緊了。滔滔滾滾的浪峯只是向着船身兇猛地撲將來——不，這正是船身用了勇敢的在長風巨浪中掙扎的自信力向着那滔天的波浪中前進，這正是船底生命底發展。人在生命底途中要有一種能掙扎幾陣大風和幾個巨浪的自信力，他底人生將要被迷失在那枯燥、寂寞、無聊的深洞裏面。

同志們，努力罷，在我們生命底前途，還不知有多猛烈的風浪等着我們去經歷呢！
走進艙來，熱氣蒸薰得利害。

『沒有錢，我要打你，這個下東西……我不作好事的。』

有一種粗厲的聲音在售票的窗口發出來。發出這種聲音的是帶着一幅淨白而圓的面孔，滿臉

生着鬍鬚的四十來歲的人。他站在窗口外面，手裏捏着一根木棒；他底前面有一個婦人，衣服襤褸得不堪的，在那里站着。他對着那婦人揚着木棒，大聲叫罵，裝出兇狠的樣子。

他又補說一句。

『快些……拿錢出來……查票了，查票了！』

那婦人嚇得只是嗚咽地哭着。那淨白圓臉的人底威風愈加地惡烈了。

同志們，我記得工人綏惠路夫在幻夢中同客人說得有一段極重要而且極痛切的話：

『我不想到愛……我不要聽這個……我只有憎！爲什麼應該愛你們人類呢？因爲他們豬一般地互相吞噬，或者因爲他們有這種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萬萬的聽人趕到桌子底下，去給那兇殘的棍徒們來嚼吃他們底肉麼？我不願意愛他們，我憎惡他們，他們壓住我一生之久，凡是我所愛，凡是我所信的都奪了我的去了……我報仇……你都明白了罷！我對於你們不幸者，倘他們還沒有非常慘苦，或者還沒有自己隕滅的時候，在別一方面正也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踏生活的，一樣的報仇……我要指示你們，有一種權力，比愛更要強——就是拚命的不懈的憎。』

……」

同志們，真地，一般兇殘的壓迫者，侮辱者，損害者，與一般馴服在威權勢力底下一隻手也不伸，一口氣也不吐的被壓迫者被侮辱者，被損害者，有什麼分別呢？

同志們，我很不解這一班馴服在威權勢力底下的被壓迫被侮辱被損害的怯弱者，他們爲什麼連一隻手也不伸，一口氣也不吐，只是死死地等着命運去支配呢？不願意盡力去救人，這可以算是人類底本性；至於連自己救自己的意思也沒有，聽自己被人糟踏，死呆呆地等候自己隕滅的時候到來，這又算是人類底什麼呢？

『一樣地報仇！』

我不由得也要從心坎裏喊叫出來了。

KK在江天船上六，二六。

同志們，

兩日夜船上的生活，沉悶得很。

今早四點東方猶未發白的時候，我站在船艙外面打量了一會。

這時風也息了，浪也靜了。碧玉色的天空嵌着幾顆的星兒發出彼等最後的青白色的光輝照着。在這個死氣沈沈的船上。那船從嘩拉嘩拉的水聲中發出一種軋軋……的單調的聲響；烟筒如猛獸一般地噴出濃黑一般的煙霧，霎時便瀰佈在空中綿綿渺渺地橫過岸上的山影。

遠遠望見一列的燈光很均齊地一盞一盞地排列着。我知道罪惡冤藪的漢口已今到了。
船攏了岸，天色猶未大明。

頓時船上就擁擠滿了挑夫和棧房接客的。

『去第一賓館的麼？……』

『佛照樓麼？……』

歸家

接客的那種喊叫的聲音，又是諂媚，又是威嚇；又似乞憐，又似引誘；令人看了又是氣憤，又是恐怖。我覺着人類前途的光明愈加地不可靠，人類前途的危險，將愈加地證實了。

我在漢口不敢停住，只得過江來住在武昌橫街頭S書社。

同志們，我在這裏認識一個新的同志。他底名字叫做TT。他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去年在中華大學中學部畢業；因為無錢，不能升學，自己在S書社找了一個半工半讀的職務。他底容貌體格均甚粗野，決不似一個儒雅的文人，但是我看他底思想，實在是特出，決不是一班歌頌花月，讚美愛神的文人所能夢見的。

先生們，我希望你們不要同我說什麼理智上的話，你們要知道我是一個不信世界上有什麼真理的人。我可以大聲地告訴你們：我不要祖先，不要父母；我不承認國家，不承認一切吃人的禮教、法律、貞節……我主張非孝，我主張非國家，非法律；我要打破一切的神秘，國家間的，社會間的，人與人間的貧與富，官與民，男與女以及人與神間的種種神秘……一切我都要打破彼等了……

隔壁隣家一個兒子病死了，做母親的哭到死去活來，一個女子勸伊不要悲傷，養不大的兒子都是討債的。果然伊想到爲伊底兒子所費去那些求神水請醫生的百多元，伊醒過來了。

在我底故鄉有一個人家底兒子在讀書的時候，因爲要用他父親底錢，他父親非家氣憤，每回暑假歸家一次，便要父子對罵一次，簡直是仇敵一般，現在他在大學畢了業，在別處謀得了位置，有錢寄回家給他父親買田，好了，他父親開口笑了：「我底兒子是一個爭氣的還債的人！」

這是父母對於兒子的關係呵！

你們以爲我底笑聲就是樂麼？

你們要知道笑中的哭泣才是真哭泣呵！

然而你們何曾知道，也用不着你們知道，總之，你們也只能看見我底笑，聽見我底笑聲罷了。笑中的哭泣，你們是感覺不到的。

你們，一班灰色的人生的代表，要把我底個性埋滅是不可能的。不但是你們不可能，就是我自己，就是生我的父母，就是強有力的國家法律宗教……一切對於我底自由都不能絲毫有所束縛的。我告訴你們，一班灰色的人生的代表，我是不能抹殺我底自由的，任你們謾罵我，攻打我，用野蠻的強權來壓制我。

這是從他日記本抄下來幾個斷片的思想。

同志們，你們看了對於他有一種什麼樣的批評？

我今晚便要塔車到長沙回故鄉去，餘再談了。

KK在S書社二七。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

現在到了我已經離別了六年的故鄉了。

我在途中足足跑了四天的工夫。在途中所領受的只是一些蒸騰的暑熱，眼所見的只有漫天的微塵被來往奔走的行人揚起來的，把大地弄得如蒙着了霧氣的黃昏。

什麼是故鄉底風味？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只能在我底破碎的家裏底短牆上看見被槍彈洞穿了的眼孔，我只能從那眼孔裏覺出一種火藥底氣味，和那地上的血腥；其次要算是那實行省憲的政府所派來的那個坐收鴉片煙稅的委員那副兇殘的面孔，噁涎的態度，到很能使我感覺一個很深的印象。

同志們，人們是爲什麼生活着的？這個問題在我這次歸家的路途曾經幾次地感覺到：在惠山工廠旁邊聽見那漢子罵那女人「我要你該死，你不給我滾開！」的話的時候，在江天船上聽見那淨白圓臉的人罵那女子「沒有錢，我要打你，這個下東西！」的話的時候，我心裏都不知不覺地發出了這種「人們是爲什麼生活着的？」的「愚問」。現在回到了六年沒有見面的故鄉，看見這些生活着在

槍灰裏面的兄弟輩，呻吟在兇殘的政治底下的父老們，這個「愚問」不禁得又深深地感到了。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我想到這裏又有點覺得我這次的歸家，真是無聊。爲什麼不爽直地一徑同R君走到T莊去？既然對於這個破碎的故鄉一點也沒有什麼留戀，爲什麼還要回到這個地方來？

『你發了財回來了。』

這是阿誰用了半驚嘆半疑問式的語氣對我說話。

不，誰看見我都是這般的說，誰見了我都是用了這般半驚嘆半疑問式的語句來恭維我。我底父親對我這樣說，我底母親對我這樣說，我底伯父叔父對我這樣說，我底諸位嬗嬗對我這樣說，我底兄弟對我這樣說，我底左右鄰居對我這樣說，我底家裏一個老工人趙五也對我這樣說，甚至隣家底一個看牛的小孩，是前年從安化逃荒的難民中買得來的，他從未會見過我，也是對着我這樣地說。

同志們，你們說我有什麼話好同他們談談呢？我看見他們那種無聊的樣子，聽見他們那種可憐的聲音，簡直哭也不好，笑也不好。

我要詛咒故鄉了，有且我要詛咒人生了！而且我要詛咒馴服在威權勢力底下的一隻手也不伸，一

口氣也不吐的被壓迫者被侮辱者被損害者底人生了而且，我要詛咒那自己沒有生存的力，只死呆呆地等着承受人家底慈悲與恩惠的底人生了！

『你發了財回來了。』

我從這裏面看出了人類底墮落，我從這裏面看出了人類底悲哀，我從這裏面看出了人類底前途底絕望！

托爾斯泰在懺悔裏有一段的話說得好。

東方有一舊小說，說一位旅客走到曠野，被一隻猛獸追趕來；因為自救，這位旅客跳進一口乾井裏去了，但是他看見井底下有一張着口的龍要吞他。這可憐的人怕着猛獸不敢出去，又怕着龍不敢下去，於是他用手握住長在井隙中一顆野草枝上。他底手臂漸漸乏了，他覺着他不久就要滅亡了，那死亡在各方面等候他，但是他仍然握住那草枝；以後他看見兩個耗子一個是黑毛，一個是白毛的，他們努力圍繞着那草幹咬。這草枝不久要脫下去了，他必定要落在那龍底口裏。這位旅客看着這個情形，曉得他免不了一死，那時候他仍然在井牆當中懸掛着。但是他四圍一看，見野草葉上有幾滴蜜，於

是伸出他底舌來去舐嘗……

同志們，「你發了財回來了，」我看這就是人生底井牆裏的野草上面的蜜。明知道井上有猛獸，井中有毒龍，所握住的野草又被兩個耗子咬着，但是幾滴的甜蜜，還不肯舍棄了，還用舌子去舐嘗，作暫時的安慰。

「你發了財回來了。」

於是他們便從心底裏喊了出來。

於是我便從這裏面看出人生底究竟。

同志們，你們說是不是呢？

KK在故鄉。七二。

九

我現在爲你們介紹三個很有希望的故鄉的青年。

這三個當中有兩個是現在北京營工讀生活的格林和劍池，其他一個是現在家裏耕種的洪雲。格林和劍池本是商人子弟。他們倆底家裏在我們這個小村落中可算是巨富；格林有五兄弟，劍池有兄弟四人，除了他們二人外，都是在各大口岸經營商業的。

起初，他倆家裏也是要以他們倆去經商的。因為他們倆底資性生來都比他們各人家裏的兄弟來得聰明些；而且他們各人底家裏近幾年來，因為暗地販賣鴉片烟進款很不少，又合股在漢口黃陂街新開了一個盜器公司，兼賣一點私貨，所以他們家裏都希望他們二人去管理那個門面，因為新起的那個門面比他們其餘的規模要大，資本要充足，位置要重要，而且彼底希望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事情有點奇怪，格林和劍池竟至一點也不為他們家裏所支配，一點也不為他們家裏那種拜金主義的勢力所動；他們竟至一點也不理會他們家裏，二人商量了一下，便各人自己負着自己底衣服書物逕直走到北京去營那種工讀的生活去了。

他們二人到北京，去後大概一年多的光景沒給他們家裏寄信回來，一直到近日才各人有一封長信寄回來，是同他們家裏決裂的。他們家裏接到各人底信，氣壞了。現在他們聽見我回了家，便都不

約而同地拿了那信到我家來給我，說我是在外面走了多年的人，事體也見得多，書也讀得透，看見有這樣的事情嗎？當時我接着信，只略略看了一遍大意，我便知道那中間的意思，是觸犯了他們了。

「外面的事情轉變得快，而且思想也是……這實在是眞的。」我開口對他們說，想安慰他們，雖然我知道他們那種氣派是同外面的大資本家一樣不可以理喻的。

「可真有這樣的事情嗎？」格林底大哥說，眉眼縮在一處，格林沒有父親，只有四個哥哥，他底大哥，當然他家裏的主腦。

劍池底父親，接着把鬍子抹了一抹說道：

「無論你怎樣變得快，就是快得如鳥飛一樣，也不能說是連他們家裏的老根本都丟了。」

「這並不是丟了老根本，這正是尊崇老根本……」

我誠懇地對他們說。但劍池底父親馬上插入說道：

「這不是丟了老根本是丟了什麼。難道我連這幾個平常的字都不認識？你看，你是很懂道理的，這里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寫着「……不但看重祖先，並且看重祖先所住的國」嗎？」

他說着把那信打開指點給我看，他底耳後筋脹大了，脹紅了，並補足了一句，『哼，真反了，這樣的世界！』

格林底哥也把信中同類的語句指出來，作為確實的證據，好似他們已經得到了一紙年青的人造反的供狀一樣。

我無法回答。只得一面唯諾他們，一面反覆看着那兩封信，等他們底緊張的情緒稍微鬆疏一點，才用了十分和平的心意去開導他們說：

『這也是沒有法。實在說來，並不單是那一家那一個人的事。因為外面的思潮，實在轉變得太快，而且世界底趨勢……哪一個有那麼大的力量能擎得住……』

格林底哥說，『擎不住，那末我請問——要變到什麼樣一個地步，要變出一個什麼樣的樣式，才罷休呢？似這樣變下去……還是禽獸變成人……還是人變成什麼……』他脹紅着兩頰，緊皺着眉毛，圓睜着眼睛，怒氣勃勃地注視着我。

『好，退一步說，國家要不要，本來於我們沒有什麼相關，除了多擔任些稅捐……就是，竟至連你

底父母祖先也不要了，這一點，真地，人非定要變爲禽獸不可，是不是呢？」劍池底父親也調着反語詰我。

「禽獸沒有人一樣的蠢，連自己底自由都忘掉了……總之，在外面奔走的總不比安居在家裏的人，一點也不受外界底刺激……年輕的人底思想，是容易轉變的，一會兒可以變壞，一會兒也能變好，除了家庭逼迫着他，使他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我老不客氣地對他們說了。

「照你這樣說，那末父兄也不能管束子弟了。任憑子弟做好做歹，變強盜變賊，這成什麼世界呢？」格林底哥說着，兩頰更加紅脹，而且眼睛都紅了！

「什麼世界，民國底世界，惡鬼底世界，無法無天的世界……」劍池底父親氣忿忿地說着走了。格林底哥也悄然走出了門。

同志們，這一幕舌戰的滑稽劇，暫時就在這裏閉幕。你們從這幕裏面總大概可以看出格林和劍池二人家庭底背景出來罷！

那是兩封什麼樣的信，定是你們要急於知道的；我現在把那兩封信節抄重要的幾段在這里給

你們看看：

其一（格林給他哥哥的）

……你們有錢，不給我唸書，却要我去爲你們當小掌櫃，爲你們販賣鴉片，爲你們撐持門面，總之爲你們作掙錢的奴隸。於是你們有的姨太太有了三房，又美好，又妖嬈；有的房屋建築了十餘棟，又壯闊，又整齊，又華麗；有的買婢女，有的抽鴉片。於是而你們可以任意驅使苦工，可以措置貧民，可以凌辱弱者，可以侵奪人家底田宅，……你們有錢可以無所不爲，可是不肯拿來給我唸書。

啊，我知道了。你們要我去當小掌櫃，坐鋪面，爲的是要我同你們黨惡；你們不讓我去讀書，爲的是怕我知道你們所做的是罪過。……你們底詭詐、姦猾、欺騙、妬忌、殘忍，……已充滿了你們底生命，我現在都看透了。

……我現在覺悟了。我現在覺悟了第一步就是從你們底充滿了詭詐、姦猾、欺騙、妬忌、殘忍

的空氣的家庭裏面救出我自己。第二步是用我自己底能力建設一個真實的自我。以前我那無聊的生命，你們——家庭——所給我的，我希望你們現在統統拿了回去；我不但一點也不顧惜，留戀彼，並且我要把彼來棄置了，毀滅了，一點也不要把來存留在人間。以後，我底新建的生命，是用了我自己底力創造出來的，你們也用不着理我。說實在一點，今日以前的我，你們只當是死了；以後的我，是我自己所有的，是用我自己底能力所建設的一個真實的我；這個真實的我，不但不屬於你們家庭，並且不屬於比家庭底範圍還大的國家，比家庭底規則還嚴的一切法律宗教。在是世界上一個完全自由獨立的人。

我以後的生活全仗着我自己。你們所有的財產是從造孽得來的，我一些也不要……

其二 (劍池給他父親的)

……我很悲哀，我很苦痛，我很懷疑，我不知道爲什麼你要生我，你不生我，我不也可以麼？……不，現在已然你是生我的！現在既然我是被你生了！這是自然律，這是自然底使命。我並不因此煩

悶、自餒、餒人。我所大惑不解的，只是既然你是生我的，却不盡生我的底責任，反於於求責於被生的我。是不是因為我在幼小時，你會哺養過我，衣食過我，教育過我，便是你底辛苦，你底努力，你便要把它當作一種有契約的到期必償的債項……

父親，我親愛的父親，我告訴你，兒子不是還債的人，却是討債的人。我，你底兒子，討你的債，正如你討我祖父的債一樣；你現在是一個還債的人，應該還給我，也如同當日祖父還債給你一樣。實在地說，你對於我就算是怎樣哺養我，怎樣衣食我，怎樣教育我，盡了很大的責任，然而在你只能算「當面結明兩訖」，不能再說除收下欠；在我也只能說是對於我底兒子，就是你底孩子，把債負上了。何況你對於我盡的責任是有限！你所給我的教育，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你所給我的生命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命？奴婢般地使喚，仇敵般地待遇，能算是對待人嗎？

我知道這是待遇你底兒子。

我知道這是你對於你兒子所盡的責任。

父親，親愛的父親：我告訴你，這樣的教育，這樣的生命，你何苦要給了我呢？

易卜生在羣鬼底戲劇裏說：

「歐——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大聲喊叫）我嗎！

歐——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底母親！

歐——正爲那個！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歐——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你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我現在也可以老實地對你說。「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你所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你所給我的教育，環境，你所給我的生命，一切，現在我都不要了，你趕快拿回去罷！」

父親，我明知道這樣的話可以劫長你底氣憤，但是我何能夠忍耐得住呢？我不對你老實地

說了，我將要對誰說？有誰對我有你那樣對我的底關係呢？

而且，你方且以爲我已長到了二十歲，已在鄉間受了十多年特殊的私塾教育爲難得的機會；以爲你已經盡了一般貧人子弟父親所不能盡的責任，便該享受一般貧人子弟父親所不能享受的幸福。起初，你把我放在死囚一般的模型裏，後來要把我放在罪惡、詭詐、欺騙的淵藪裏，現在你又要把我放在虛僞的頭銜製造所去。

父親，你對於我懷着的到底是什麼樣一種意思？你以爲你對於我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你以爲我是你底兒子，你對於我的關係，就是父親對於兒子的關係嗎？不，決不！我看你對於我的關係，只是好似一個地主或是一個資本家對於他底田地或財產的關係一樣：你哺養我，是爲你有收成的希望；你衣食我，是爲的你能得到更豐裕的利息；你教育我是爲的你有一個受了教育的兒子的光榮，得到最後的報酬……看來你完全是一個利己主義者，而表面上還要美其名

說你是盡了做父親的底責任，從此你便要把你底兒子當作田地財產一般，坐收一切利益，享受一切幸福了……

唉，罪惡，家庭底罪惡……

總之，我現在對於家庭，不但是看透到十分，而且絕望到十分了。

以前，你以威權迫我，不要我到學校去唸書，要我同格林到漢口去看舖子，當小掌櫃，我不聽從你，你說我是一個侮逆不孝的兒子；現在你看見楊家三爹送兒子讀書的結果，不但把我們隣舍底田買了去，收穫很不錯，而且增加了多少身價；你很眼紅，你又以利來誘我，要我進大學；爲你自身增光榮；但我早已覺着這種光榮是虛僞欺人的，我又不聽從你，你將怎樣加我一個罪名呢？

父親，我親愛的父親，我老實告訴你！現在你說我是一個侮逆不孝的兒子，你說我是一個滔天澈地的大罪名，我都是很願意的……因爲我現在要毀棄一切了；我不但不看重你，而且不看重與你有連帶關係的家庭和祖先；不但不看重祖先，並且不看重祖先所住的國；凡是你從前所

珍視的，我將要蔑視彼等；凡是你從前所服從的，我將要反抗彼等；凡是從前所法守的，我將要破壞彼等；總之，凡是你所倚賴着以爲生活的一切，我將要把彼等統統毀滅淨盡，一點也不要遺留在我身上……

同志們，你們看這兩封信怎樣？

旁的話下次再談。

KK在故鄉七四

十

我昨日的信，不是說介紹三個很有希望的青年給你們認識嗎？

那中間有兩個現在北京營工讀的生活的，你們看了他們倆底信，關於他們倆底思想感情動作方面，總可以知道一個大概了。現在再把這在家中自耕自讀的洪雲爲你們說一說。

歸家

洪雲是一個中學畢業生，畢業後，便在本地一個市立高等小學裏當了一年多教員。

他底家在我們鄉裏要算是巨富。他底為人，天分極高，思想感情都極深厚，意志極堅強，他在我們故鄉底青年中間，要算一個品格最完美的人了。他在他當教員的時候，教授學生，極有方法，態度也極其溫和；他底學生極其愛戴他。但是他爲什麼不繼續去當教員，要去耕田呢？這中間的緣故，不待我說，想你們也能料定十分之七八罷！

本來，他既然生在有錢的人家，第一他就不必廢學；他縱不能出洋留學，博得學士博士的頭銜，至少也要在國內的專門或大學畢業罷！第二，即以廢學而論，在富貴之家，廢學的子弟實不算少，但他們廢學以後，多半是習慣壞，好遊蕩，斷沒有習慣良好，而且心願做那勞苦的工作的。

然而——他，洪雲，畢竟做了人家所不願做而又不能做的事了。

起初，他家裏送他讀書，無非也是一般人底見解，財產多，用費得有門路，而且可以裝飾門面；後來由小學升到中學，需用的學費和膳費等漸漸地多了，他家裏雖然錢多，但究竟是富人底心地，「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過穿針孔還難」，哪能捨得如許的白光光的東西從自己懷裏拿出去呢？

『洪雲，你底書，由小學而中學，讀了這麼多的年數，儘夠了……』有一個暑假，他回家時，他父親很正經地對他這樣說。

洪雲這時好似青天一個霹靂，半晌沒有作聲。前進的意念與頑錮的家庭底打擊，起了一個猛烈迴旋。

『什麼！不做聲，你要知道現在家中的用度，一天大似一天；我底年紀也來了。不要說什麼有許多田還沒有買盡，有許多福還沒有享盡；就是死後的受用，一點也沒有預備：棺木呢？裝殮呢？寄庫道場呢？……你只是一個人，又沒有兄弟，你不在身邊，我一旦有什麼不如法的地方，還要把我擺在尸床上讓蛆來蛆嚼呢！……』

他父親說着，再哼呵了幾聲。

洪雲急得幾乎氣都喘不上來了。

他父親接着說：

『好罷，你不說，我很知道你有一種好脾氣，是要做到極底的好，我也不管你怎樣傲氣……我只

「當我是一個獨夫，但是你也不要倚靠我，你底妻子，你一並帶了去……」

「讓我在中學畢了業，……這只須一年，不要多，也不要少……」洪雲懇求他父親說，但是他底父親態度很堅決，詞色更加嚴厲了。

「一年也好，兩年也好，你有能力，你只管按照你所想的做去。我呢，實在等不得你了。我生養你，只當是白費了一番苦心。如果我要靠你讀書賺錢來養活我，多時不知餓死在什麼地方去了。好在我還有幾個冤枉錢，祖宗遺下來的。沒有兒子有什麼要緊。有錢就是我底兒子，愁什麼？……有什麼發愁的！哪怕就讓蛆子在尸床上咀去了上半截……」

於是洪雲讀書的希望沉銷到大海底去了。

雖然這樣，但是他究竟是一個不肯屈服在舊勢力底下的青年。他後來畢竟得到一個友人底經濟上的援助，勉強支持到中學畢業。不過中學畢業以後，實在再也無法升學了。於是他不得不拋棄他底大學畢業的志願，不得不拋棄他取得碩士博士的光榮，不得不拋棄他有一切的榮譽和優美的境遇，去從事用自己底勞力以求得最低度的生活。

『到小學裏當教員去！』

他不由得這樣地喊了出來。結果他底計畫很順利，而且在這個上面得到一般學生並鄉下的紳士們底信仰，他底生活有了着了。雖然他底父親有意不肯惹着這個無錢的兒子；到底他能從這個冷酷無情的社會裏救出自己來。他起初的半年，是當教員，每月不過六元上下的薪資；後來在一個高等小學裏做校長，每年竟有一百二十元的薪俸。在生活極單純的鄉下，一年賺到百二十元，實在是一個很富餘的生活；但是這麼一來，他底愛錢的父親，對於他又有點眼紅了。

一般財富人底貪心，本來就沒有蹙足的時候的，他底父親當然不是例外。他父親看見他在中學畢業以後能在鄉下當教員，做校長，而且能賺到一筆很大的收入，哪能不動心呢？雖則他以前曾經對他底兒子堅決地表示過不倚靠他兒子。其實錢是愈多愈好的。又况兒子有錢儘可以剝削！又况兒子底錢是應該拿出來放在這個「孝順」二字上面的。

『拿錢出來，孝順生你的我！』

這種呼聲，自然要不斷地傳入洪雲底耳中了。

同志們，我們要知道洪雲是一個怎樣地喜歡自由獨立的人！怎能舉得起他父親那樣無理的壓迫！這時他底思想，便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他以為父子底關係，就是金錢的關係；他以為社會上種種罪惡，人間底種種苦痛，都是由金錢生出來的。錢這個東西一日不消滅，社會上的罪惡，人間底苦痛，便一日不能解除。

「做農夫去！工作即生活！」

於是在我們這個偏枯的乾涸的農人生活當中，居然有一個中學畢業的學生插足在那裏面了。同志們，對了，「做農夫去，工作即生活！」這不是我們向來的理想的生活嗎？現在洪雲居然在這個偏遠的鄉村中，不但了解了我們底理想，而且實行了我們底理想；你們說這是一位很有志氣的青年是不是？你們說這是一位很有希望的青年是不是？

現在他實行着我們底理想已經有了一年多了。他和兩個工人住在一椽用了黃土築成牆壁的茅屋裏，日間他們三人一同到田裏去做工，晚上他們一同遊息。近來他還在宗祠裏面辦了一個農民半日學校，都是他一個人幹的，放下鋤頭，又去摸粉筆畫黑板，他非常地高興呢。

十一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

請你們抽出一刻兒工夫看看下面一段話。

人是什麼？我們在字典上所得到的解釋，答案是「天地之性最貴者也。」但是我要問一問所謂「貴」，所謂「最貴」，究竟是什麼意義？是不是因為人有超出萬物的才智？是不是因為人有超出萬物的聰明？是不是因為人有超出萬物的品性？如果大家都說是的，就是因為那樣；那末我就要當着大眾說了。諸位底見解誠然不錯。但是據我底粗淺的眼光看來，站在現在的人類當中說話，人這個東西，與其說是萬物中間最貴的，不如說是萬物中間最賤的。我們知道在天地間，在萬物當中有一種鳥，叫做麻雀，這種鳥在我們看來是一種最沒有出息的動物了。但是彼等底

才智與聰明與品性，我看是要超出人類多少倍以上的。平常如果有一隻雀子，在一塊地方發見了幾許的食料，穀麥之類，彼必定不據爲一己底私有，彼必定要一直飛到彼等底同類棲止的處所去報告，我們在那穀麥所在的地方登時就能看見一大羣的麻雀飛了來共食。這種化私爲公的品性，人類有嗎？如果有一隻雀子在一個地方，受了殘酷的人類底殘害的危險，銃殺或是什麼，逃脫了，彼會告訴同類說：「那地方是很危險的呀，可不要去哩！」從此這個地方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就不會看見有多數的雀子到這地方來。這種避免危害的才智與聰明，人類有嗎？我們又知道螞蟻在動物裏面的位置在人們看來要算是最低下的了。但是我們必定早已曉得一隻螞蟻如果在彼發見了一隻死的蒼蠅或是蜻蜓在地上的時候，彼決不會一己私自在那里大吃大嚼的；彼也將如麻雀一樣，必定飛一般的快，跑到彼等底老巢穴去，招喚彼等同類來，大家拾到彼等底巢穴裏去，預備做過冬的食料。而且在彼等那個巢穴裏面，各有各底工作，各有各底職務，並沒有一個偷閒無事的。如在人類裏的寄生蟲一般的東西存在……這種種品性，人類能有嗎？

總之，這種種很顯著的心性，互助，博愛，與避免危害等等能在人所最不經意，最看不起的時候

物當中發見，却不能在「最貴的得天地之性」的人類當中發見，這豈不是一樁極難解的事！

諸位呀，你們不要怪我說話孟浪，不要怪我在這個羣衆裏面當面侮辱（人）類底尊榮！照以前歷史上所告訴我們底事實，和現在人類所演成的局勢看來，人類是一種最賤下的而且賤下到不可救藥的動物，實在是無可諱飾的。

我現在要當着大家底面前大膽地說了。

人類本來天生着有一雙好手一對好腳，以及完好的眼，耳，鼻，口，舌，頭，腦等；本來是天賦予有多量自由與美善的。但是以前和現在，也許將來，却統統把來錯用了。終日所思維的不是剝削同類就是踐害同類；終日所說的話，不是罵詈同類，就是咒詛同類；終日所應付的不是仇敵人家，就是被人家仇敵了；終日所感覺的，不是使自己悲哀，就是使同類悲哀；……甘心住在「國」底鼓子裏，甘心自製一種法律來束縛人家，束縛自己，甘心屈墜在死一般的道德的名詞底下，甘心把同類隔離成數個鐵壁一般的階級；……這種賤下到極底的性根，根深蒂固地在人類中存在着，還能演人是天地之性最貴的嗎？

我現在要當着大衆底面前大膽地說了。

人是什麼？這一個問題，我可以一點也不費思索地回答說，人就是一種最賤下的動物，是一種連麻雀也抵不上，螞蟻也不如的自私自利的動物……

同志們，這是一篇演說辭中的一段。這段演說辭是我在洪雲所辦的農人半日學校裏演講的。

當時洪雲對我說：

「你底話過高了，恐怕沒有人懂得！」

同志們，不錯，過高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本來是一個想到什麼說什麼的人，有什麼便要說什麼，怎樣能作得假出來？怎樣能隱藏得住？……這真算是我底極壞的脾氣哩！

同志們，真地，在我演講的時候，曾經起過了一個小小的風浪，幾乎忘記給大家說了。現在我補述一述在這里。

當我演說到恭維麻雀與螞蟻的時候，便有一個人從聽衆中間站起來反詰我道：

「據你先生這一大堆的話，那末什麼人爲萬物之靈，反到連麻雀與螞蟻都比不上了。但是我要問你先生一句，我曾經時常發見一隻螞蟻在我底白沙糖碟子裏一動也不動，獨自一個在那里吮嗅甜香的味氣呢。先生，我請問你，這也算是螞蟻底高尚的品性與才智嗎……？」

同志們，他這一問，他這個發見，實在很有力。當時在座的聽衆，羣呼「是是……問得好……該問的！」幾乎被他哄動了。幸虧洪雲維持得力，這個風潮無形中得以平息。不過那人底意思，他把螞蟻貶損了，是不是想要抬高人類底身價？我看，即使螞蟻底品性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但在人類底自私自利的品性未見改善的時期內，總不能說是人類底品性比螞蟻底品性高，尤其量也只能說人類同螞蟻一樣的自私自利。何況一隻螞蟻在白沙糖碟子裏一動也不動，也許是那沙糖過於潮溼的緣故，把彼底尾緊緊地粘住了，這樣，便更不能因此去責備彼等了。後來我演說完了，再要找那人來談談，他已經早離開了會場，他究竟的意思我無從知道，這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那人底年紀大約有了五十多歲。聽說在我們鄉里還是一個很熱心公益的人，就是這個半日學校得他底捐助的也不少。不過他底目的是當一樁「陰德」事在那里做，他很想把福田種在子孫身

上。他對於鄉下學校裏所教的新功課，如體操唱歌之類，他是頂反對的，他以為無教之必要，反到不如教授「聖諭廣訓」「朱子家訓」或是「陰騭文」還來得實在呢。

晚上，洪雲又來同我談了許久，我很佩服他那老農夫一樣的精神。他對於這個半日學校，可算是煞費苦心，整理擴充他都有一種遠大的計畫。他打算不久要開農民懇親會，要我幫他做一個校歌，和編一齣劇，預備開懇親會時演唱。我看這舉非常重要，所以我很願意做。雖然我對於藝術的手段甚低，我現在把我編的校歌抄給大家看看。戲劇我昨晚想了一夜，一時竟找不到題材；而且我在家不能久耽擱，只好將來再說哩。現在把校歌錄在後面。

我心光明，

我身純潔；

人間幸福和快樂，

怎能讓富者強者獨占！

我要做工，

我也要讀書；

人間平等和自由，

怎能讓富者強者獨有！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打破階級與強權，

大家努力從今日做起！

詩

家

KK七七在故鄉。

十二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

我底通訊，連這封有了十二次。不知你們都接到了麼？嘵嘵叨叨說了一些不關緊要的話，不知你們看了究竟有一種什麼樣的感想？然而那些我都不必顧到了。在我所要說的話，已然爽爽直直地說過，說過了就算達到我底目的；你們有沒有一種什麼樣的感想，我何必深深地追求呢？

不過，現在有一件事情要同你們說的，就是這次通訊，怕要算作最末一次了。

這事說起來，到有點騷擾。我不料事實底轉變有這樣快的。

本來，你們都知道我這一次是一心一意「歸家」的，並且是打算做一種歸家的運動的。剛離開上海，在無意之間，遇見了RR君，並且在無形之中便改變了我底趨向，歸家去的運動，改成了到T莊去的運動。已然十分地決定到T莊去了。不過這幾天留在家中還沒有動身的一層因為半日學校開

懇親會的時期快到了，我想把戲劇趕緊編好，練習排演，免得洪雲着急；二層是爲我對於家庭問題，也稍須整理一下。本來這回到T莊去，可以不必顧什麼家的了。但我家中也有許多很複雜的難解決的問題，正如現代的家庭一樣；這次毅然走了，雖然不能同家裏談到什麼解決的方法，也必得要告訴他們一聲才好；所以對我父親寫了一個信，預備等到我到了漢口或是T莊便發寄回家，作爲最後一次家信。現在這兩件事已辦妥了。只等行李整好，便可動身，不料昨日晚上接到R君自北京寄來一封信，又把我這個到T莊去的計畫打得粉碎。

同志們，事情底轉變真快呵！——我自己底意志幾乎如風吹下來的葉子無所安身了。

R君底信上說——

K K,

事情失敗了。

現在S, M, L, 各人都已受了招撫，編爲官軍；今日已由北京政府匯去二十萬元作爲外國肉

票二十八人底贖金；另由商會出頭五萬作爲中國肉票五百四十餘人底贖金；改編官軍，由山東督軍就地籌款十萬，暫編爲一混成旅，S爲旅長，M爲參謀長，L……等分任團長營長各職。這樣看來，我們底計畫完全失敗了。我不日便將回上海去，再籌進行的方法，你可不必北來了……

R R 七。三在北京。

「同志們，到T莊去的計畫，既然失敗，那末這無路可走的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好呢？究竟做什麼事好呢？」

『歸家！工作卽生活！』

我心裏隱然湧現了這一個簡單的答案。

「同志們，我現在只好規復原來的計畫，作歸家的運動，永遠居在家裏，按照我最初歸家的目標做去了。」

同志們，我底前路底目標已經定了；此後的我自有應負的責任，和應做的事情，恐怕不能再有多

少的時間來同你們通訊，所以這次的通訊，要算是最末的一次了。

同志們，你們對於這最末一次的通訊，能否從人生底深密處引起一種悲哀來？現在把我擬給父親的一封信，和所編的戲劇大略地寫在這里，作為最末次通訊的紀念。

給父親的信

……我這一趟匆匆地回了家，又匆匆地同家裏離別了。爲什麼這樣匆匆地忙來忙去，在家裏也許以爲我讀書成了功，一定在外面找得了優等的位置。必定對於家裏增加多少的光榮……但是錯了。家裏這種希望，與我所希望的不知相差多少的距離。

我現在老實地說出來罷！我這回的離開了家，非但對於家裏一點也沒有好處，一點也沒有光榮，而且不知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回到家裏來，也許永遠從此別離了……

父親喲，我希望你不要因此便引以爲失望，悲哀，我希望你平心靜氣地把下面的話看完。

我，你底兒子，自從你生養出來，很欣幸能在這個「人」的世界裏占得一個位置，這是一個很

可感謝的事實。不過「人」這個東西底意義與價值，自從你生養我以來，在這二十一二年中間，我所懂得的，很是缺乏，薄弱，尤其是做人的滋味，在我所嘗試的簡直淡澀到了極點。這不能不說是美滿裏面的一個不足哩。

本來說到這一層，有點難於措詞。因為在現代這個社會組織的下面，誰肯讓他底兒子自由地去嘗試人間豐富深厚的滋味，做一個完全自由獨立的人呢？……

父親喲，我現在實實忍不住要說了。

我對於這種模型式的家庭，早就存着有脫離的決心，隱忍着沒有說出來的，只是沒有適當的機會。現在，時候到了。許多朋友都到了T莊，要實行負着各人對於人類應負的責任，要實行同少數的強權階級宣戰。父親喲，這個長久失掉了自由的，我，哪得不加入這個大隊，去共同生活呢？

現在我已然到了T莊了。

此後，我不復如別人底兒子一樣爲父親所有了。

我要親自領略「人」所以生在世間的真正的意義與價值，我要親自嘗試而且追求做人的豐富的深厚的滋味。你們做父親的，從前就倚靠你們底父親，現在就倚靠你們底兒子，從來不把兒子底自由放在眼裏，從來不顧及兒子底幸福，——我覺着這樣的你們底時代，已經成了過去，現在應該是我們做兒子的底時代到來了。我們知道，一個人如果不是生活在自己底意志活動的範圍裏面，簡直比沒有生活還要壞；坦然做着父親時代的兒子把自己底意志失掉，在現代的我，是絕然不可能的。

父親，我現在真實忍不住要對你說了。

在我，本來已用不着你施與一種什麼樣的援助或是解放的了。不過在現代，事實上對於你底援助與解放底了解仍是一樣地需要，所以我仍是迫切地希望你澈底從父權時代的幻夢裏覺醒過來。你不要把國家，法律，禮教等圈套來籠罩我了。國家，法律，禮教，不過是人所制訂的幾條條文，人既然可以制訂彼等，亦可以毀滅彼等；那等圈套，在現代的我們看來，是沒有可以存在的。

價值的。所以我希望你快快從這等處覺醒過來……

總之，我很知道你斷不相信我所說的話的。因為你底做父親的態度固明明同現代的父親一樣；你底需要我賺錢給你買田，希望我為家庭爭光榮……也是同現代一般的父親一樣的。能遠相信我底話，哪能不以我所說的為大逆不道呢？雖然如此可是我現在決不似一般人底兒子一樣在你底威權底下俯首帖耳地做着為你賺錢買田爭光的兒子了。你不相信我所說的話，這或者是你底苦衷；但我決不因此把我自己底自由失掉不顧。我自己有自由，有權利，有天赋予的「人」的一切責任——無論怎樣，是永遠不能拋棄的。

父親，去了！去了！永遠地從此去了！

這一去真是我，你底兒子，從你底威權勢力底下脫離出來的一個生死關頭，也就是我從國家法律禮教一切圈套裏脫離出來，開始去自由地嘗試做人的滋味，估定「人」底真正的意義與價值的一個生死關頭，雖然這或者對於你是一種不利的猛烈的打擊，但是對於人類全體底利

益與希望我敢說是很重大的。所以我希望你絕不要因此失望，因此悲觀呵……

同志們，這些雜亂的不成片段的思想，在你們看來或者已成了過去，但是我認定是現代做父親的沉河中的一付良劑。只可惜我到T莊去的計畫沒有成功，因是這封信也就擱在行篋裏沒有給我父親看見了。

劇底題目叫做『其餘沒有人了麼？』題材是取自YL做的SF小傳。這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C省S縣地方所發生的故事。SF是這地方的一個老農民，他因為受了同村一個社會主義者YL底感化，發起農民協會，SF被選為委員；後因協會決議遠租成數三折，為田主所反對，田主並勾通官吏派兵包圍農民協會，捕去幹事代表多人，SF亦被捕去，死在獄中。『其餘沒有人了麼？』這便是SF死在獄中時最後問他兒子的一句話。這件事情，雖然失敗，但關係社會底生死問題極其重大；在各地甚少有人知道，這是何等地可惜。所以我很想在我們這個偏遠的故鄉表演出來，使大多數的農人也知世界上有一個與地主奮鬥而死的老農民——SF。

我對於這劇底結構，分爲四幕。以在YL家分錢爲第一幕，以農民協會開第一次大會爲第二幕，SF被捕爲第三幕，SF死在牢裏爲第四幕。全劇甚長，不能統統抄給你們看，我現在只能抄給你們幾段最重要的對話。比如在第一幕裏，YL和SF底對話是——

YL——SF，他們都把錢拿去了，爲什麼你……

SF——唉，先生，你哪裏知道？我看着這柱錢實在心痛！（嗚咽着幾不成聲）……我想，我們農人辛辛苦苦到年頭，喫飯不飽，穿衣不暖，不必說，是活該；就是連幾個賣菜子的錢都收不到手，現在還要連累到你老先生，唉，哪得叫我不心痛呵？

YL——不要這樣着急，SF，其實這幾個錢算得什麼況且……

SF——哪怕還少些，要是人肯和你先生一樣爽快直直地拿出來呢……唉，越想越禁不住我的悲哀，憤恨了。我想，人家有錢有勢的，只有壓迫我們農人的，只有盤剝我們農人的，只有慳逼我們農人的——縱不這樣罷，好一點的，把他們收租得來的錢，緊緊地鎖住在他們自己底財

庫裏，爲他們自己底子孫置產業，留門面，至於我們這樣的人，饑也好，餓也好，寒凍也好，困苦也好，在他們眼裏，哪能留得一點影子呢？簡直一隻眼角也瞧不起我們的！（更露悲憤）還有像你先生一樣的人，看到我們農人底困苦，就把自己底雪白的銀子一五一十地拿了出來貼補我們呢？這是沒有的事！

YL——SF，你底話直對^{太直！}但是你要知道，我底錢是從那里得來的呀？我剛才不是同大家說過這筆錢本來不是我的。還是你們農人，種我底田的還來的租。老實說原來就是你們農人自己底汗血。現在我把這筆錢拿了出來給你們，只好算是農人幫助農人，不能說是我幫助你們。——原來你們用了自己底汗血所換得來的價值，是應該你們自己享有的呀！……現在你可以把錢收去了罷！

SF——（把錢收在懷裏）錢我是要收下的。先生，因爲我不收下，馬上就沒有錢去買肥料；時光去了，天氣一轉變，菜子生不出芽來，到了那時就越發不得了哩。

YL——是的，我早就幫你們想到這里，所以我只好收下趕快拿去买肥料，免得把菜子慳壞長

不上來呢。

SF——我很知道你這一番好意。這樣所以我更加痛恨那班殺人不眨眼的惡人，地主……我
一想到他們，就更加氣憤了！

YL——（冷笑）他們，你們對於那一種人單是痛恨，於他們是絲毫也沒有損傷的。我們要知道
他們底壓迫，盤剝，慳逼，已經成了習慣，你們現在站在屈服的地位，想去改變他們那種習慣，希
望他們不來壓迫你們，不來盤剝你們，不來慳逼你們是不行的；只有你們不甘心屈服在他們
底壓迫，盤剝，慳逼的威勢底下，不肯承受他們底壓迫，盤剝，慳逼就做得對。實在說，你們對於壓
迫你們的人，盤剝你們的人，慳逼你們的人，你們應該清清楚楚地認識了他們，你們應該把他
們從好人中間分別出來，你們應該大膽地同他們反抗……SF，你懂了嗎……

又如第二幕裏幹事底報告和YL底演說是——

幹事——（登台，衆鼓掌）今天是我們S縣農民協會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也就是我們農人

出頭做人的第一日。我們農人自從許久許久以來便屈服在田主底威勢底下討生活，任他們壓迫我們，任他們威嚇我們，任他們敲剝我們，任他們踐踏我們，我們沒有人敢出來說半個「不」字，我們也沒有人敢出來動彈一下，我們偷生苟活在他們底威勢底下；我們所受的苦痛簡直有口也說不出，有足也逃不掉。諸位想想，這是應該的嗎？這是我們心願的嗎？如果我們從心底裏喊了出來，這是極不應該的，這是我們極不心願的！那末我要問了，我們極應該的是什麼呢？極心願的又是什麼呢？我們單簡地答出這兩個答案是：我們有手有足是應該自由使用的，我們有口是要大膽把我所要說的說出來的了……今天我們農民協會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也就是我們農人出頭做人的第一日，我剛才已經對大家說過，我們對於這個大會抱着無窮的希望，同時也對於到會的諸位——而且未到會的大多數的農人——抱着無窮無窮的希望。我希望我們農人好好地保養我們這個協會如同慈母底撫育嬰兒一樣，我希望我們農人以後不要把自己所受的苦痛儘默着不做聲，不要把自己底手足賣給田主，自己一點也不能自由；我們應該挺然從奴隸的深坑裏跳出來到光明的世界去做一個完全自由的

農人諸君，起來罷！（大衆鼓掌）現在我關於這一類的話，也不必多說了；因為我們今天還請得一位，就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所尊敬的我們農人底好朋友，我們農人前路底明星的三先生來經我們演講呵！現在就歡迎三先生來給我們演講。

Y C ——（上講台，衆鼓掌歡呼）剛才幹事報告說我是農人底好朋友，我是農人前路底光明，這話我以為有點太過於恭維了。我以為你們農人底好朋友，你們農人前路底光明，是在你們自己底夥伴裏面，你們聯合攏來就是再好也沒有的好朋友，你們澈底地覺悟了，就是前路唯一的明星，並不必要向別處去找的……你們要我演說，我是很心願的。但是，我不知道要從什麼地方講起好；因為你們所受的苦痛，實在太多了！你們用了一生的氣力造成世界，却嘗盡世界上一切苦痛的滋味。你們用了一生的氣力養活世界上的人們，却受盡了人們一切的侮辱！——受人們底壓迫，受人們底盤剝，受人們底踐踏，受人們底輕視，受人們底種種不合理的不平待遇；沒有飯吃，工是要做的，受盡人家所未受過的饑餓；沒有衣穿，工是要做的，受盡人家所未受過的寒冷；住的茅房，不能避風雨，工是要做的，受盡人家所未受過的風吹雨零；你們底父

母年紀老了，因為無法供養，有時餓得頭昏眼花了；你們底兒女，因為無錢送進學校去讀書，未到成年，就要跟着你們做着過度的工作了；……總之，養活了世界人類，却還要吃盡了世界上一切的苦痛，這樣叫你們怎樣活得過去呢！（衆鼓掌）但是回頭去看看你們用了氣力所養活的人們怎樣？他們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任的是高樓大屋；他們底父母兒女都享受了人間底幸福和愉快；諸位，我底最親愛的農人，世界上還有比這更不平等的東西嗎？……諸位，時候到了！你們覺悟的時候到了！我希望你們第一要覺悟到你們農人底能力是偉大的，能夠造成世界，養活人民；第二要覺悟到現在農人所受田主底壓迫，敲剝……委實是最不公平最無人道的事實；第三希望你們能夠明明白白找出世界上壓迫你們的敵人來和他們宣戰……總之，世界上的土地所有權，只有你們農人就配管理，只有你們農人就配有權力去支配，這一點是你們應該澈底覺悟的。（衆鼓掌）……

第三幕 SF 被捉以前同 CP 及鄉人甲乙底對話是——

歸 家

CP——爸爸，事情已敗到這步田地了，還是請你老人家避避開罷！

SF——你懂得什麼！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兵來了，要捉便捉去，還有什麼躲避的……唉，中國人做事，向來總是看見有利於己的事情，就拚命地去爭得幹；至於要真正犧牲性命起來，大家又縮頭縮尾，不敢做聲了。這樣的人，在我看來，真正可恥。既然有軍隊來捉我，便讓他們捉去，難道我LSF要學那縮頭縮尾的一樣，東奔西竄不成！這有什麼可怕的，大不了，頭落地就算完事，這有什麼可怕的……

(SF說完，依舊工作，CP沉默，女媳二人啜泣，鄉人甲乙上)

鄉人甲——呀，SF好大膽呀，還正在這里作工，兵來了，爲怎還不走？

鄉人乙——呀，勢子真來得凶，還是走開的好。

SF——走開做什麼？我正要借這個機會去見他們去。

鄉人甲——去見他們去，不得的呀！兵和官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無論你怎樣有道理，一見了兵

和官，什麼都完了！……

鄉乙——這是真的呀！我們一點也不冤枉他們。真正像我們這些小百姓，哪里有什麼道理可講！簡直是他們几上的肉，網中的魚一樣，任憑他們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我們小百姓還敢作聲嗎？……S F，你想想，我們辦農民協會，他們爲什麼要兵力來解散？難道也是犯了什麼他們幾個私人所訂的法律？我們農民協會議決的三折租，他們爲什麼要用兵力來壓制我們不準我們實行？難道也是妨害他們底治安？S F！現在你說是想要去同他們講法律麼？但是，法律是保護有錢有勢的人的，哪能保護我們窮人子，小百姓呢？S F！你是要去同他們硬幹一場麼？他們都是有軍隊保護的，我們，赤手空拳，有什麼作我們的保障呢？S F，我看被他們捉去是沒有什麼好處的，還是避避開的好。

S F——無論如何，走，我是不能走的。你們二位想想：我們農人還要苦到什麼田地，受田主底虐待，還沒有受夠麼？我們農人辛辛苦苦到年頭，饑餓起來，哪會喫過一頓飽飯；寒凍起來，哪會穿

過一件暖衣；可是我們耕做出來的穀和麥哪里去了？……唉，我們辛辛苦苦到年頭，所落得的是什麼？饑餓罷了，寒凍罷了，苦痛罷了；這些還不算，還要用軍隊法律來壓制我們，要強迫我把一切的苦痛死死地喫下去，一聲也不做，似這樣的活着，同死人有什麼分別？簡直不如死了還爽快些。（哭）唉，二位今天的好意，我很知道，而且我很感謝的！只是我自從農民協會被解散以來，我心想我們農人底命運，已是不可挽救了。我們農人處在這樣橫暴的田主勢力底下，還有什麼活路可走，除了餓死凍死！所以我現在決定了，我這個老命，與其屈服在橫暴的田主勢力底下死於饑餓，死於寒凍，到不如爽爽直直起來同田主決一死戰！所以我現在十分地決定了，他們有錢有勢，我呢，錢也沒有，勢也沒有，只這一條老命，他們要捉便捉了去，有什麼逃跑的，大不了，頭落地就算完事！……

（軍隊鳴警笛上，把S F鄉人甲乙等包圍住了。）

同志們，這是我初次作戲劇的成績，你們看了，不要見笑。我想將來開演時說不定不至於谷南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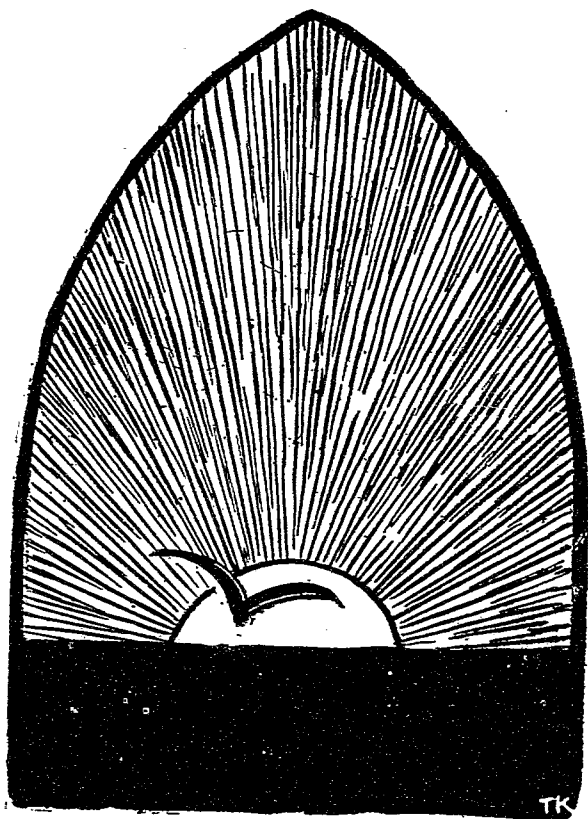
所著的貞女夫人之良伴一樣，因為全劇裏面仍然是沒有有趣的小調的呢！

KK七十二。

脚

塚

1111



求 追 底 明 光

換自由代的價只有「血鐘」呵！

「血鐘」響了。

「自由終得同明天的太陽一樣一同升起！」

光明底追求 (全三幕)

劇中人物

盧一民(學生)

吳鶴壽(學生)

李萬青(學生)

陳耀球(學生)

周潔如(女學生盧一民底女友)

彭校長 教務長

江管理 數學教員

國文教員 體育教員

歷史教員 英文教員

光明底追求

手工教員 音樂教員

其他各科教員共十餘人

張福(校工) 王小姐(看護婦)

醫生 武裝警察

不知名的學生若干人

地點 中國南方一個大都會

時間 一個「五四」紀念節

第一幕——「五四」前一天晚上

第二幕——「五四運動」紀念日

第三幕——「五四」後一天。

第一幕

一間工作的場所，裏面放着一部石印機器。有兩個青年正在電燈底下製一個傳單的板子。

李萬青（把鉛板蓋下，又壓下壓板）

好，這一回可會成功了！你再試搖一下！

吳鶴壽（口呼着「亥育」把扭機轉了一轉）

呢，成功了！江管理知道了，就是一張一張印成功了，也是等於白印；你不看見近來這幾天連一分

新民日報都取消不給我們看了麼？你們自己印這樣激烈的傳單，難道他會允許麼？

李（把鉛蓋掀起，在石板上搓着松香粉、桃膠、油墨）

放心好了，他不會來的；我們不已經對他說過是借印一分同鄉會底簡章麼？

吳（把扭機丟下注視自己手指）

這扭機真討嫌，簡直非修理不可！手又按腫了。

密司特李，你以為江管理是那一類的人？

李（一面工作着修理石板）

我——看他不過是一個三家村的老學究。你呢？

吳 老學究？這算是抬舉他。在我看來，實在是一個從妓女式的官僚政客那里學來的老猾頭。你看他底相貌那種的冷酷，走起路來那種虛偽的老成持重的樣子，（離開石印機在房中來去地學江管理底模樣）這樣也配够得上做一個新時代學校中的管理嗎？

李（望着吳笑了）

得了，得了！你不要談什麼「新時代」了！「新民日報」不是因爲冠上了一個「新」字便永遠被排斥在我們學校裏的閱報室以外麼？（稍停）究竟說來，這還是校長底主張。他不過逢迎校長底意志罷了，也不能完全怪他。

吳（回到原立的地方）

所以我說他是老猾頭。

李 唉，究竟校長禁止我們看新民日報是爲的一個「新」字麼？
那自然！

請你把藥墨藥筆遞給我，這里還有幾個字不大鮮明呢！

吳（把藥墨藥筆拿來）

但是校長他自己不也是一個掛名在新教育旗幟底下的新教育家麼？

李 那大概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發着新的議論，談着新的學說，原是專門的研究；但是到了我們中學生口裏便是浮薄的便是危險的了。

紙已安排好了的麼？不要誤了大事。

吳（取紙來）

這里只有二百來張，我剛才數過了一民已出去買去，還沒回來呢！

試印一張看怎樣。

李 不要急！還要重行搓過一次挑膠和硫酸呢！

吳 一個人底思想，是跟着年齡變遷的：年紀越老，思想也越腐敗。一個人，只要到了三十歲，便成了墳墓。我看他們底專門研究，除了拿來造成他們底墳墓底基地，另外你說有什麼用呢？

李 正是這樣！把墳墓底基地打好，弄穩固，便一點也不浮薄，一點也不危險了！

吳 這真正是專門研究的用處……

（盧一民夾着一刀紙從外面進來）

盧 剛才江先生是到這里來的嗎？

吳 沒有。

李 怎麼？你看見他嗎，剛才？

盧 是的，我剛才在外面正和他打個照面。他很狡猾地看了我兩眼。看見我拿着的紙，好似有點希奇呢！

李 這到是一件討嫌的事。前天『五一節』的傳單沒有發出去，不也是因為你在街上買紙回來被他老頭看見了麼？他已知道我們組織的平社，而且已經知道你是平社底社員……

吳 那事情真有點不妙。這回的傳單，如果又被他發覺，又被他扣留了發不出去，那真是『平社』底不幸……而且『五四運動』底不幸！

李 (很興奮)

這回無論如何，他還要來同我們搗亂，我們也試試看他搗亂一下。看他的神通多大？

吳 我很贊成你的意思。我們索性拿出旗幟來，明目張胆地反抗他們！愈示弱，愈加地壓迫我們，索性團結起來做一種大規模的反抗運動。看他們又怎樣？在壓迫的勢力底下討生活，是很苦痛的，而且是很可恥的……現在我有一個提議，不知道二位以爲怎樣？我想在現在，我們平社應開一個緊急會議，預備一種抵抗的方法。你們如贊成，我就馬上以評議部底名義去召集開會。

盧 我是完全同意的。

李 那末就請你，你來搖機，鶴壽就去召集開會。板已快製好。

盧 很好！

吳 那末我便去了。(下)

盧 我們平社，自從發起以來沒有那一回做事，是平平穩穩過去的。

李 請你揩石板，我來滾墨。

光明底追求

盧 好，等我把手巾洗干淨一些。

李 (一面滾墨)

如果只是平平穩穩的，那便不成爲『平』社了。我看，多有得兩個浪子，便能夠多盡一點『平』的責任，便是多發揮一點平社底生命！
墨已滾好了，我們就開始印起來。

(剛印好一張，二人正拿着在審視，江管理帶了校工提着馬燈進來。)

江管理 (不自然地笑)

你們底同鄉會章程印好了嗎？(從一民手裏奪過那張剛印好的傳單。)

怎麼？光明底追求！這也是同鄉會底標題！好一個同鄉會底標題！多新鮮！多時髦！哈哈……(得意地笑。)

盧 這實在是一張『五四』紀念會底傳單。老實對先生說。

李 同鄉會底章程本已寫好了，但還沒製板。

（從旁邊掉上把寫好的藥紙拿來。）

這個不是麼？

江 是！你們底才幹真不差，又會說話，又會做文章！

（看着傳單，三人都沉默着。）

江 好，對不起你們，這樣一個傳單，我有點看不懂；我拿去校長看了，你們再印也不為遲……

張福，你把這些紙張統統收拾起來，把機器關好，把電燈息了，把房子鎖起來。

李 江先生，請你不用這麼急！請你把這傳單的內容看明白了再說！這傳單是為明天『五四運動』紀念會做的，並不是罵我們學校裏的職教員的。

盧 一個人無論如何，總是有理性的動物。

江 盧一民你這說的是什麼話！難道我還是一個沒有理性的動物嗎？

李 不是說先生，先生不要誤會盧君底話！我們只就這一件事情說，『五四運動』想來不是我們中國底民族運動史上一件什麼不合理的事，在開『五四運動』紀念會裏發一張傳單，想來也不致於與

中華民國底法律相抵觸罷！

江 那些我都不管！

盧 那末，你管的是什麼？（很激烈的語氣）

江 （心急了）

我沒有同你們吵嘴的資格，你們問校長去！看我是管的什麼的？

盧 你真只配拿校長來嚇人！你沒有同我吵嚇的資格，卻有拿校長來嚇我們的資格！你真只配拿校長來嚇人！

李 江先生，請你不用着急！還是讓我們把傳單印好罷！你先生應該知道中國今日的民氣，銷沉到什麼地步？今日的政治橫蠻到什麼地步；今日的教育，腐敗到什麼地步；今日的思想！頑固到什麼地步；人民苦痛到什麼地步；『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運動史上一件極有光彩的事，我們應該如何地紀念他，利用他來喚醒人們底醉夢，打破……

盧 （心氣更激烈了）

不必同他說這些那些，總之都是廢話，密司特李！現在既然他要把傳單拿去見校長，只好讓他拿去。有多大不了的事，記過，退學，坐牢，殺頭，槍斃……都我一個人來擔當！

江先生，我老實對你說，你不能不違背你底良心來替你底飯碗說話，正好比我們不能不尊從我們底良心來和卑鄙的你們反抗一樣。你們爲了自己底生活，把自己底主張，自己底良心統統賣掉了……

（這時吳鶴壽漸漸偕平社社員四五人聚集攏來）

直接地諂媚你們底僱主，便是間接地保全你們自己底衣食；嚴厲地壓迫我們學生底自由，言論底自由，思想底自由，便是懇切地報答你們底僱主恩惠……你們——你們這樣一類的人，多麼可憐呵！

江 盧二民，你——這些話是說給誰聽的？我簡直不懂！怎樣叫做可憐？

盧 怎樣叫做可憐？思想頑固是可憐，人格卑鄙是可憐，逢迎僱主是可憐，拿校長底勢力來壓迫學生是可憐，真正可憐！

江 好，可憐，真正可憐，我也不同你說了。

盧 誰願意同你多說廢話？

江 張福，快去把電機關了走罷！

（電燈息了，在一片不安的喧嘩聲中，許多學生已被迫在工場外面的空地上站着；一會兒江管理同校工提着馬燈走了。）

黑暗中的聲音 朋友，請不要走開！在這個黑暗的世界裏，正是我們努力奮鬥的場所。

又一聲音 江管理真橫蠻，我們必得籌畫一個對付的方法才好。

許多聲音 贊成，贊成！

盧底聲音 我們就在這裏開會討論，也用不着一切開會的形式，誰有意思，誰便出來說話。我們要在這昏迷的世界裏追求真理！我們要在這魔鬼底世界裏追求善，我們要在這夜底世界裏追求光明！……（暫時沉默）……朋友們，剛才江管理這種惡魔般地壓迫我們，誰說待遇囚犯，待遇敵人，甚至於待遇牛馬……有這樣不合理的行為嗎？我們有話不能自由地說出，有手不能自由地動作，

有思想不能自由地發揮；我們底情感個性，只能當作人家底犧牲品，埋滅在人家底情感個性底勢力底下……教導我們的，變成了壓迫者，扶助我們的變成了摧殘者，保護我們的變成了掠奪者，同志們，這是什麼世界？我們還能夠在這種世界裏安然地居住嗎？不能！不能！我知道大家應從心坎裏喊叫出來了。

（衆鼓掌聲）

吳底聲音 剛才，一民底話，真是從我們心坎裏流露出來的，可以代表我們大衆心坎裏的憤懣。不過，知道反抗是一件事，怎樣反抗，又是一件事！現在處在壓迫的環境當中，我們一樣地難堪的人，我敢說並不是少數；但是真正能實現他們底，反抗的主張的有幾個呢？這是什麼緣故？沒有一種具體的反抗的方法，實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一聲音 沒有決心，沒有毅力也是。

吳 對，對，真是這樣！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要特別注意，特別努力！不要被敵人在旁邊冷笑纔好！
另一聲音 我主張團結要堅強。

李底聲音 不錯，是的團結毅力，決心，這都是我們現在做事必需的條件，缺一不可的。但這還是做事的態度，不能說是方法。關於方法這一層我到是有點意見要提出來同大家討論討論。不過沒有提出來討論以先，我這有一個先決問題要徵求大家底意見的，就是大家對於江管理今夜無理地壓迫我們，橫蠻地封鎖工作室，奪去我們底傳單這一件事，究竟是抱着一種什麼樣的態度，隱忍着不做聲，靜候學校底處分呢？這是毅然決然拿出反抗的勇氣來同這種黑暗的勢力拚過死活呢？

大衆底聲音 反抗！反抗！反抗！反抗！

李 反抗！反抗！我很知道處在這種黑暗勢力底下的我們，只有反抗就是我們唯一的生命。但是這裏又有兩個難題擋住在我們面前了：第一就是我們反對的目標，單是限於江管理一個人呢，還是根本連校長都推翻呢？……

盧底聲音 擒賊必先擒王！

另外的聲音 我贊成根本推翻！

我們班裏的算學教員上課只是發大煙癮！

我們班裏的理科教員滿口說是迷信的話；他曾帶着他的老婆到土地祠去求兒子！

我們班裏一位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國文教員思想最腐敗！

驅逐這一股黑暗的勢力！

根本推翻這一班可恥的教育家！這一班以教育爲營業的教育家！

（以前是散漫的，後二句大衆高聲重和着說。）

李

好！大家底意見已經很明白了。一致主張根本改決，旁的枝葉當然無問題了。這種澈底的主張，我也很同意的。我們看我們這位彭校長入校，接事還不到一年，總括他在校中所作爲的，所設施的，那一樁不是時代的思潮底反動：驅逐我們底女同學，一；監視我們底工讀社，二；取銷白話，恢復古文，三；不許看新民日報及各種新書報，四；舉行科舉式的會考，五；禁止自由集會，六；干涉我們底言論，我們底平社週刊因此不能出版，七；檢查我們底書信，我們通信底自由權完全被剝奪了，八……這八條事實，不過是一個大略，依時代思潮來評判，已經倒退了半個世紀；至於他個人那種腐敗的精神，儼然是一套十八世紀以前的人物底模型，更不必說了！這樣一個陳死人，也能夠當我們底校長嗎？

現在大家主張根本改決，主張擒賊必先擒王，這實在是唯一的澈底的辦法！

（衆鼓掌聲）

朋友們，我們第一個難題既然解決了，現在再說到第二個難題。這就是我們怎樣對付反對我們底舉動的同學。平常我們平社一舉一動都有人暗地探聽去報告學校方面，好似政府派來的偵探，偵察革命黨底行動一樣。我們無論說一句話，做一樁事，開一個會，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這中間的原因，一半是學校底干涉，一半還算是同學底破壞呢！這種同學，他們底思想，他們底行為，實在不知要安上一個什麼樣的名目才合式？

許多的聲音——

拍馬屁的……

卑劣的……

喪失人格的……

復辟式的……

李對！對！這些名目都合式。但是我們將怎樣對付那些拍馬的，卑劣，喪失人格的，復辟式的同學呢？許多聲音——

多給他們底分數，——爭奈我不是教員！

多給他們一個名譽獎章，——金牌！

我舉他們爲班長，做代表，……（羣衆不得已的笑聲）

盧底聲音（很激烈的語氣）

諸位不必湊趣了。現在事情既然弄到這步，一不做，二不休，我們想要退縮，想不反抗，也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在這個時期，要認明白我們底敵人：我們對於敵人，一點也不能再姑息，一點也不能再容忍了。凡是我們底敵人，我們都應拿出勇氣來與他決一死戰。我們不怕敵人多！我們只怕拿不出勇氣！

（這時彭校長和江管理已帶着八名警察，提着馬燈來了。但並沒有做聲，只遠遠望着盧一民站在人羣中演說，場中秩序並不驚擾。）

我們有了勇氣，虛偽的，騙人的，用勢力壓迫學生的教育者應該反抗，狡猾的，諂媚的，奴隸性的害羣的學生也應該反抗……

彭校長：盧一民，你說什麼？反抗，反抗，什麼叫做反抗？你懂得什麼？

盧：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反抗？反抗就是弱者做人的工具！我們學生，均是弱者，要想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就要堅持着「反抗」這種精神做我們唯一的工具，做我們唯一的生存的工具！

（羣衆鼓掌。校長又羞又怒。）

彭（指着盧對警察說）

抓住他！抓住他！

（羣衆大憤，場中秩序忽亂，在呼打，叫罵哭號聲中閉幕。）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一間會議室，有職教員十餘人正在開一個緊急會議。會議室外有武裝警察四人守護。開幕時，

校長正在說明開會原因。

彭校長……因爲這樣，所以今天特意召集這個緊急會議：一方面報告昨晚學生鬧事經過的情形，一方面研究處理這次風潮的辦法。究竟對於幾個爲首的學生怎樣懲辦？對於一般盲從的學生怎樣處置？被警察誤傷的幾個學生怎樣醫治？學校管理規則應如何從嚴規定？其他一切善後問題，……均望諸位先生各抒偉見。現在先請江先生把那個傳單念給諸位聽一下，再從事討論。

江管理（持石印印的傳單起立）

這個傳單題目叫做『光明底追求！』裏面說的是：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大家記着，今天是什麼日子？不是以『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爲口號的，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五四運動』的紀念日麼？大家記着！今天這個日子是中國民族運動史上的一個光明，是中國民衆大覺醒的一個光明。這個光明是我們黑暗中的明星，是我們前途底引導者，我們將怎樣地保護呵，愛惜呵！

歷史教員（憤怒的語氣）

光明底追求

什麼光明的日子！與中國歷史有什麼關係？

江管理（繼續陰下去）

但是這五年以來，我們這個偉大而可愛的光明，爲反動者所摧損壓迫，漸漸地微弱，漸漸地消滅了！反動者底氣餒一天膨漲一天，而我們底光明運動一天銷沉一天，這是何等傷心的事呀！

歷史教員

我現在有一個提議，這種悖謬的傳單，不必陰下去了！什麼『何等傷心的事呀！』有什麼可傷心的！天下事最可傷心的有過於學生侮辱職教員的事麼？這種傳單簡直把君師並尊的中國古代文化掃地盡矣！

國文教員（老成從容的態度）

我贊成這個提議，陰傳單不如討論處治的方法！

數學教員 我看處治的方法固然要討論，傳單也是要陰的！

彭校長 完全不陰也不好！統統陰下去也很麻煩！最好是揀着重要的陰。

江管理 這話極對！以下這幾行，都是寫的大號字：

——現在我們要想不辜負這個偉大的光明運動的日子，要想紀念這個偉大的光明運動的日子，要想繼續這種偉大的光明運動，唯一的口號，就是『光明底追求！』

同志們，光明怎樣追求呢？

我們要追求光明，我們應該剷除存在黑暗中的一切勢力！

束縛自由的禮教，是黑暗中的勢力，我們應該剷除！

禁錮思想的孔道，是黑暗中的勢力，我們應該剷除！

禍國殃民的軍閥，是黑暗中的勢力，我們應該剷除！

罪惡滔天的資本家，是黑暗中的勢力，我們應該剷除！

頑固守舊的學者，是黑暗中的勢力，我們應該剷除！

(略停).....

歷史教員 (憤怒)

光明底追求

真是離經畔道的元惡大憝，真是名教的罪人！

江（繼續唸下去）

——不破壞一切，剷除一切，不能顯出我們底真理！不破壞一切，剷除一切，不能得到我們底光明！
同志們，努力於剷除存在黑暗中的一切勢力吧！

同志們，努力於光明底追求吧！

你不能得到光明，便要終生爲黑暗的勢力所支配！

你不能戰勝黑暗，你便要終生喪失了人生底一切幸福！

你從今日起，要鼓舞着你度剷除黑暗勢力的勇氣，要燃燒着你底追求光明的熱情！

你從今日起，要把你底身體，以及所有的一切，獻給社會，做追求光明的代價！

你從今日起，要爲剷除黑暗的勢力而奮鬥到底！

（江唸完隨即坐下。歷史教員起立演說。）

歷史教員 這個傳單，實在謊謬絕倫，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我們只從歷史上的評價看，便知道『五四

運動』並沒有多大的價值可以值得紀念。說實在一點我們若是要下一個嚴正的批評，這種運動，用歷史的眼光看來，實在只有惡影響，而並沒有好影響。因為『五四運動』底實際最動人聽聞的，就是聚集幾千人去打曹汝霖。但是我要問打了一次曹汝霖，究竟於中國有多少的補益？國家地位增高了嗎？政治澄清了嗎？賣國式的曹汝霖果真絕了跡？你打倒了親日派，難道就可以制止人家不親美親法嗎？——算來『五四運動』的成績在哪里呢？好的方面，既看不出什麼，反轉來看壞的方面怎樣，那真是窮凶極惡的罪之魁首！你看自有『五四運動』以來，一班青年專門去從事團結，從事鬧風潮的，不知有多少！這種鬧風潮的結果，要荒廢多少入底學業？要敗壞多少學校底學風？要遺累多少入底家庭？集會，發傳單，罷課，是他們底武器，自由，平等，反抗，是他們底口頭禪，於是講自由戀愛的，脫離家庭的，從事社會革命的，種種浮墮的無聊的舉動，隨地可以碰到！試問這種惡的影響，是從哪里來的呢？……不都是受了『五四運動』的恩賜麼？凡是一種舉動，在歷史上總有他底相當的價值；至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那一次舉動，實在是盲目的衝動，只有惡影響，絲毫沒有好影響。所以我說多是沒有多大的價值可以值得紀念……

國文教員（頹喪的態度）

『五四運動』底惡影響，在我個人都夠受了！我底兒子和我底女兒爲了婚嫁問題，都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訓不可靠！吵得天昏地闇。『五四運動』真是爲厲之階！

教務主任：要想挽回這種惡影響，據我個人底眼光看來卻也不難！只要我們對於這種惡影響的原因，十分觀察得詳細，研究得透澈！

數學教員：據我看，現在一般人都是口口聲聲地叫着『自五四運動以來呀，自五四運動以後呀，』但是我看『五四運動』實在沒有什麼可注意的！現在普通的學校都把學生底功課減輕，教科書底材料減少，實在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即以數學這門功課而論……

國文教員：古文改成白話，索然無味，還有什麼可教的學的，學生剩下來的工夫多，便有時間可以鬧事了！

教務主任：我底意思完全同二位一樣！所以我說要想挽回這種惡影響，實在不難，只要把功課鐘點加多，材料加重，加深，並且增加幾次臨時考試……

國文教員 可多舉行兩次國文會考，評定甲乙，選擇最優者給以相當獎品，或是獎金，以示鼓勵……
唉，說到這里，我不禁感慨係之矣！前回的會考題，最容易的如：『何謂明堂？』『開元天寶是何帝年號？』這一類的題目，回答完全不錯的卷子，在三百人中，不到一二十人，聖人之道，衰微到這地步！還有什麼話可說！唉，現在他們還一點不知道下反省的工夫，還很狂謬地說什麼剷除黑暗勢力……
……試問黑暗的勢力，孰有甚於洪水猛獸橫行中國，洪水猛獸，才是黑暗的勢力，才應該平而治之，驅而遠之……

英文教員 現在的學生不規矩，真不比我們從前那個時代。他們滿口說的『共產』『共妻』等名詞，就是兄弟在外國留學這許多年，也沒有聽見說過。現在的學生，真真浮墮到了極頂了！現在有一個補救的方法，供獻諸位。兄弟主張學校應多設英語會話會。如怕學生沒有興味，便請幾個外國人來指導，包管可以……

校長 這些諸先生所說的，都是很重要的意見，於學校前途，有關係的。不過有些是關於學校經濟能力方面的，恐怕一時不能實現，只好留到後來再從從容容地討論。現在所急於要討論的，就是在

處理這次風潮的辦法。究竟對於幾個爲首滋事的學生，還是從嚴，從寬？如果從嚴處理，他們不服又
如何善後，這些都是急待討論的。

（大衆沉默）

兄弟現在提出一點意見來徵求大家同意。依兄弟個人底觀察和考慮的結果，這次風潮實在已成了騎虎之勢。如果手段不辣一點，實在是對學生示弱，學校將來有什麼主張規畫，一點也不能進行。所以兄弟擬定處理這次風潮的態度，是嚴厲，不是寬容！兄弟擬定處理這次風潮的辦法，大約可分三步：第一是把爲首的幾個人如盧一民、吳鶴壽、李萬青等開除學籍，追賠學費；如果他們不服，第二步就用警察趕他們出校；如果別的學生不服，第三步就是解散學校亦所不惜！

（衆依舊沉默，並帶驚愕不安的狀貌。）

手工教員（對音樂教員私語）

解散學校？學校不幫我們打算麼？解散了，我們底薪資……

音樂教員 學校總應該有很安全的辦法罷！對於我們！

手工教員 應有安全的辦法，這是自然的呵！

（這時遠處隱隱有鼓號聲歌聲移去大眾底注意。）

江管理 （到門外望了一望。）

怎麼『五四紀念會』開成功了嗎？軍隊，警察哪里去了呢？爲什麼不干涉？

國文教員 真的嗎？是開『五四紀念會』嗎？

體育教員 是的，一定是的！這分明是從公共體育場那邊集合出發來的。大概還要游行示威哩！聽說

今天有八千多學生……

（歌聲）

自由的靈魂歸來！

自由的靈魂歸來！

我們洗滌你，用我們底淚！

我們哺育你，用我們底血！

光明底追求

(歌聲過後，又是一陣軍樂聲，步伐聲，漸漸由近而遠，不可聞見了。)

體育教員 步武到還整齊！

國文教員 但是這種歌聲很似亡國之音。

江管理 爲什麼軍隊警察都不干涉呢，這種亡國之音？

國文教員 怕莫是受了學生底賄賂哩！

江管理 怎麼！受學生底賄賂，哪里的話？

國文教員 可不是？我記得我底朋友對我說過，民國八年那一次五四運動，本來是由軍警提出三十多個學生的。後來不久便釋放了，就是因爲賄賂的緣故。

江管理 也許這樣！我平常很奇怪，我們在學校裏面時常看見學生有什麼舉動，總是特別戒備；爲什麼軍警方面，如果你不去請他們，反到相安無事呢？

歷史教員 這裏面還有二個意義：就是學生在學校裏，時常對教員起衝突，但對軍警沒有關係；

(又微聞音樂聲及步伐聲自遠而近。)

體育教員 第二隊來了！

彭校長 有多少隊伍呵？

（歌聲）

怎能忘掉今日？

怎能忘掉今日？

準備着我們底身手！

準備着我們底武器！

快快向敵人——猛攻！

剷除一切黑暗的勢力！

（歌聲過去了，便是一陣悲壯的呼聲，接連又是一陣悠揚的音樂和沉重而整齊的步伐聲。）

（一會兒歌聲又起。）

何處是我們底墳墓？

光明底追求

何處是我們底樂園？

尋遍宇宙，只有——

反抗，奮鬥，犧牲。

（歌聲未完，喊聲忽起，並夾着槍聲打擊聲。會議室秩序也亂了。）

江管理（帶着冷笑）

到底還是軍警得力！我很奇怪，難道幾個赤手空拳的學生就可以橫行中國？

彭校長 不打殺幾個，真不能整頓這種囂張的學風！

體育教員 明天又會罷課！這可遭了！這都『五四運動』以來的成績呀！

國文教員 這都是教白話文的好效果。

彭校長 不要緊的！無論如何，學生底勢力總抵不住官府底勢力！

（這時有學生四五人踉蹌地闖到會議室門口。他們身上頭部有的濺了血迹，有的衣服扯破了。）

他們手中還持着小白旗，旗上面寫着「麻木不仁的教育家」「廓清思想同盟」「還我自由」「非完全則寧無」等標語。

學生甲 真是世界底末日到臨了！

學生乙 我底手膀被刺刀刺傷了！
嗚……嗚……

（衆學生撕破一面小旗裏好乙底手膀）

學生丙 真是野蠻的世界！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衆學生 真地！我們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忽聞警笛聲，一隊武裝警察追趕上了。學生慌張逃入會議室，只是一片哭喊聲）

（第二幕完）

第二幕

醫院裏一間特別的病室。遍體凌侮的盧一民睡在床上。王姓看護婦同醫生正在滌洗藥包裏。

「民底女友周潔如在旁照料。醫生和看護婦甚忙迫，潔如形容枯愁，坐立不安。」

周潔如 這可怎麼好呢？

看護婦 不必這樣着急！着急也是不中用的！

周潔如 小姐，你哪能知道呢？我底心簡直如亂絲般地紛擾，如海潮般地震動，不能做主了！小姐你哪能知道呢？

小姐，我請問你，你可以老實告訴我，盧君底傷勢，可有希望……？

（說到此，嗚咽不成聲。）

看護婦（撫慰周）

請不要這樣着急！

周 可有希望，不至傷命？

看護婦 剛才醫生說過，不甚要緊；只要在這三天內不發熱，不轉病症！因為盧君最重的傷要算額部，

只怕傷了腦髓，腦膜發炎……！昨天一天可算平安過去了，看今天晚上怎樣？

周 額部是槍托搗傷的，旁的地方都是刺刀刺傷的好橫蠻的學校，呀！校長竟指揮軍警打人！

看護婦 昨天開紀念會，在第一中學旁邊又打傷了不少的學生，並且還捉去了好幾個！

周 正是在盧君底學校旁邊！

看護婦 學校要借重軍警底勢力，實在教育界底破產！但是昨天發生的事，是軍警自動的。這種野蠻的舉動真可怕！

周 唉，真是可怕！但是教育界自身並沒覺得！

醫生 (檢查包裹完畢，把藥配好，交看護婦)

密司王，這里有兩樣藥交給你。這樣是擦的，這樣是吃的。吃的每間二小時吃一格，擦藥到今晚上再換。注意溫度和脈搏！我此刻要到四十號房間去了！

周 先生，幾時可再來？此刻要去……傷勢不要緊麼？

醫生 此刻還不要緊，只要今晚上不發熱，不變症(下)

周 唉……

（暫時沉默。這時周潔如站在盧一民床頭，看護婦站在床腳後。）

盧一民（略轉動，呻吟）

潔……如……

周一民，我在這里！

盧 渴……

看護婦 好，我給你一點藥水喝。

（周和看護婦忙着喂盧藥水。）

盧（喝完藥水）

唉——，我已覺着好一點了！

周 那末靜養好了！

（李萬青進來）

李 密司周一民怎樣？

|周 剛纔吃的止痛的藥水，說是覺着好一點了。

|李 醫生呢？

看護婦 剛纔來過，回頭又要來。

|李 說什麼哩，不要緊嗎？

看護婦 說不要緊，只要過了今天不發熱，不轉症。

|李 現在不發熱嗎？體溫若干度？

看護婦 現在不發熱！溫度常態。

|李 (走近床前)

|一民！

|盧 萬壽！

(沉默)

鶴壽怎樣了？樹聲，達人他們怎樣了？

光明處追求

李 我今天得到一個不好的消息，鶴壽已于昨夜十二點鐘移到軍法處去了……

盧周 唉！——

李 但是樹聲省吾他們還是關在警察廳。剛纔耀球已去探聽去了。

盧 鶴壽比較他們是激烈一點。

李 這也是一個原因。昨天我們在外面遊街的時候，學校正在開緊急會議；當時議決開除你，我和鶴

壽三人底名，並追繳學費。聽說學校裏，另外還有一個給省長公署請求嚴辦我們三人的密呈呢！

盧 唉，真正可惡，真正可憐！教育界到了這步，真正是破產了！

唉，教育破產！教育者底人格破產！

李 一班教員都反對「五四運動」，我到不知他們是何心肝？

盧 我要斜騎着。

（看護婦和周潔如加意地侍候他。）

唉，是何心肝？學生活動，自然於他們自己底利益是很有妨害的。況且你們直接地向他們猛攻！

李 昨天的會議，聽說以歷史教員說的話爲最奇怪。

盧 那是自然的。

李 他說『五四運動』在歷史上怎樣沒有價值，怎樣地沒有好影響，只有惡影響。

盧 對，他平常就是說，『五四運動』對於學生，只有犧牲的！

什麼學生太活動，不安心讀書，什麼學生對於教員時常起衝突，什麼學生學校對於社會都失了信仰心，……這些話，真是他底口頭禪。……唉，我疲倦，請你同潔如坐在这里談談！我有許多話，一時也說不盡呢！但多說兩句，便沒有精神了。

李 我也這樣想，你應該多休養一會兒。

周潔如 李先生我們到這邊來坐坐罷！

李 很好，密司周！

（這時周李都移坐在床底對面椅上，看護婦有事去了；又是一同沉默。）

周 李先生，剛纔你說的你們學校給省長公署的密呈是怎麼一回事？

李 這還有旁的？總不外控告我們是亂黨，是過激派！如果一民不被學校早打傷了，昨開紀念會，一定也會被捉了去……我自己不早走開一步，還不是同鶴壽一並捉將去了？那便是一網打盡！

周 他們真狠毒呵！但爲什麼他們嫉妬青年到這地步？

李 他們嫉妬青年，真是如一民說的爲他們自己底利益打算。在他們一般陳舊的教育者底腦中，差不多已把是非底觀念消滅盡淨。他們底教育事業，只是維持他們底衣食住的工具。他們只要於衣食住三種問題得到了滿足的答案，他們無所謂主張，也無所謂理想。於是他們逢迎官僚也可以，壓迫青年也可以，把壓迫青年當作逢迎官僚以取得衣食住的手段也可以。當而在他們還振振有詞，不是說我們青年舉動浮誇，就是說我們青年理想太高，跳得太遠。而且把他們自己說得冠冕堂皇，態度怎樣地穩健嘍，方法怎樣地和平嘍，怎樣地一步一步走去，不過急也不過慢，不太新也不太舊嘍！

唉，密司周，他們底心理，人格，行爲等等，如果把來分析開來，真正是又可恨，又可憐啊！多麼卑怯啊！唉，密司周，一民可算是真正把他們看透了的了。你沒有聽見他罵江管理那些話嘍，多麼痛快！

唉，密司周，我們今後對於這種可恨而又可憐的卑怯的人們，將怎樣應付呵？

周 真地，只有直接地向他們猛攻！還有什麼顧忌的呢？他們這樣地阻害我們青年底發展！我們要是等他們老死又追不及待，我們只有向他們宣戰了！

李 極對！向他們宣戰，這是唯一的應付的方法。但是誰能拿出勇氣來擔當這個責任呢？

唉，密司周，說到這里，我——不禁傷感起來了。你是完全知道的。我和一民、鶴壽三人是怎樣要好的朋友，是怎樣同心同志的朋友！我們底前途應作的事，還沒有開首做，現在一個被橫蠻的軍警打傷到這地步，一個關在軍法處，不知命在何時，剩下一個孤獨的我，唉，密司周，你說我底心裏怎樣難過呵！唉，人間底悲哀！……

（這時李萬青話不成聲，哭泣起來了，周潔如也不禁掩面大哭。一會兒看護婦同了陳耀球進來。陳見李周正在哭泣，以為已經知道鶴壽死耗了，也哭了。）

李 怎麼了！鶴壽在軍法處？

陳 已經在南門外槍斃了，你們還不知道麼？

李 唉，是真的麼？

周 槍斃——？

陳 今天清早，天還未亮的時候……

周李 哎呀，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呀，這樣黑暗！

可憐的可憐的鶴壽呀！

（大家悲哭。）

李 唉，鶴壽被槍斃了，這是真的嗎，還是做夢呢？

陳 我起初到軍法處去打聽，那邊不但不肯說是槍斃了，而且不肯說有這樣一個人。我很疑心，就去從旁打聽，才知道今天清早天還未亮的時候，已經在南門外槍斃了。

李 慘呀！

盧 （呻吟）

萬……青……

李 一民耀球來了！簡書被槍斃了！

陳 今早晨天還未亮槍斃的，他並有一封信在這里，是從他底衣服裏搜出來的。

盧 槍斃！——一個很好的死法，痛快！……信呢！我很想，你們念給我聽聽！

李 （從耀球手中接過信來念道）

——我底親愛的平社，我底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同你們最末的一次通信了！我希望你們不要引起悲哀，其實也不必悲哀，對於死之一字，尤其是對於我底死！我們要因了死而更了解我們底生命有希望，我們要因了死而更感到我們底事業有成就，我們要因了死而更覺悟我們底人生底光輝偉大實是不可限量！朋友們呵，你們不要引起悲哀罷！

今夜十二點鐘，他們把我送到一個地方。我抬頭一看，上面「軍法處」三個大字整齊地寫着。這時我從心底裏省悟了。這個地方是什麼樣一個地方，有許多人，只要進去了，就不見出去的，這還不明白嗎？同志們呵，這時我底心地非常光明而平和，我親眼看見我處的周圍的房屋，柱石，磚瓦，草木都在笑嘻嘻地安慰我，祝福我；我一點也不覺得寂寞，或是可怕！我一切都放下了！

朋友們，現在我可算安然到了軍法處了。說句重複話：我現在一切都能放下一切都能了解。所不能放下，不能了解的，只是那個法官接二連三地問着我底名字，惟恐怕我說錯了姓名，或是假冒別人底名字，他那種小人之心，怎麼可憐呵！……總之，在這種意義底下，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已經明白了過去的我是怎樣一回事；我已經明白了現在的我是怎樣一回事；我已經明白了將來的我是怎樣一回事；我明白了，當我底血濺在空中的時候，有許多人爲我而恐怖而悲哀，但是同時有許多穩健的教育者老成的學者，爲我而滿志而快意！……

同志們！這大概是我底最後的了悟了！

在這種最後的了悟裏，我不希望有什麼新的啓示給你們，我只希望你們將來的死比我處在這種情景更爲壯烈，更爲慷慨，更爲恐怖，更爲悲哀，或者還可以說更爲使人——我們底敵人——滿志，快意！

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我同你們永別了！在一小時，二小時或是三小時過去之後，我便同你們大家永別了！我料定敵人已把子彈裝進了槍腔準備來攻擊我底心胸或是腦袋了！……

(這時盧一民忽然傷痕迸裂神色遽變)

周潔如 (打斷萬青念信)

啊呀，這可怎麼好呀！一民呀！我底一民呀！

李 (着慌)

快去請醫生來！

看護婦 (急忙把止痛藥水遞給潔如)

請先喂點藥水，我去喊醫生來！

(李周陳把藥水灌入一民口中，一民狀稍安；室中沉默。一會兒看護婦偕醫生入，醫生略施手術，打了一次瑪璘針，盧狀覺興奮，但傷勢劇烈終無痊可希望，這種興奮，不過是最後的迴光返照罷了。)

盧 (遍望室中各人，好似不認識而又想十分地認識的樣子)

潔如呀，……………你摸摸我底心胸……………沒有被敵人打穿……………我很希望這個……………

光明底追求

只要……

「民呀……多少的事業……還未做起……鶴壽死了……我們必得繼續做下去……

……只要……

耀球呀……你看見……鶴壽底眼是閉着的……是睜着的……想來是睜着的……

學校底教職員……想來都……快意哩……滿志哩……他們……可算是……

借了軍警出氣……

唉！……無論……他們怎樣……壓迫……嫉妬……只要我底生命存在一日……

便要同這種黑暗勢力……奮鬥一日……追求着光明……但是……光明在那里……

前途……黑暗得很……黑暗……

（已無力說下去了，只以手做式，要潔如底手帕。潔如把手帕遞給他，他盡力把食指咬破用血書

「光明底追求」五字在手帕上，一痛而絕！）

（衆人哭聲，潔如更悲切）

李萬青（揩乾眼淚，拿着一民血書的字和鶴壽底信）

潔如，耀球……現在鶴壽，一民都死了，剩下來交給我你的只是這一封最後的信和『光明底追求』這五個血字，我們將怎樣做好呢？……

（全劇完）

一九二四，五，二十在南京。

死刑 (獨幕劇)

人物 犯人, 審判長, 監察官, 行刑人, 警察, 和觀衆, 內有學生, 教員, 紳士及各色大小男女等若干人。

地點 丁國一個都會。

時期 一九二四年, 冬天。

佈景 一個行刑的場所, 中央安置着一個新發明的絞刑機器。

紳士 (對他的妻和孩子。其時孩子正吵嚷着, 不願意站在那兒。) 就在這里站着。這個地方最適宜。我包管可以看得很清楚! 德哥兒, 你不要鬧, 靜靜地等着, 不久就該有新鮮的玩藝看。

紳士妻 我的寶寶一向是聽爸爸的話的。

孩子 我怕, 我不站在這裏。

紳士 你不站在這裏, 你便要沒有新鮮的玩意看, 你將要永遠失掉你的機會……好孩子, 你看那機器多麼奇怪!

孩子 我就是怕那個……

紳士妻 不要做聲，你看那邊，他們在那里說什麼！他們說犯人就耍來了呢！

（站在機器附近的幾個男女在那里唧唧嚶嚶談話）

紳士 對，孩子，你馬上就會看見那犯人，那逆徒！

孩子 他們要把他治死的，我怕，我不要看。

（學生甲乙談論着走上）

學生甲 你說該不該處死刑？

學生乙 不該也只得該了。因為是謀害天皇的緣故。

學生甲 但他同我們在小學時，實在不像一個過激的人。爲什麼竟作出這樣過激的事？竟至謀害天皇！

紳士 孩子，你聽見罷！那犯人謀害天皇呢！

學生乙 人的思想，有些是出於尋常以外的。當日我看見他那種沉靜寂寞的非常的態度，很使我驚

訝，因為他那種態度並沒有用在功課上面。

學生甲 他的圖畫還畫得好。

學生乙 只是圖畫好罷了。

學生甲 我今日來看他，我很難過！雖則他是犯人。

學生乙 我也同你一樣，然而除了當作犯人看待而外，我們還能夠爲他盡力嗎？到這地步，死神已降臨在他的頭上，我們還能夠爲他挽回得轉嗎？我聽說有許多著名的辯護士都不敢爲他辯護。實在是沒有一人敢……

學生甲 當日隧道雖然炸毀了，但天皇御車並未有一點損傷。

學生乙 然而他總是謀害天皇，只要他有了這種舉動，雖然沒有損傷，也只得該死，難道你還敢幫他辯護嗎？

學生甲 真是的！

（教員二人上，學生慢慢地走入人叢中。）

教員一 這種逆犯的養成，原只怪所受的教育不好。

教員二 家庭教育呢？還是學校教育呢？

教員一 都是。教育不好，應該由教育者負責，我看除嚴格的處治犯人而外，還應該重懲教員，你說對不對呢？

教員二 對，十分地對。但是如果我們的學生中有了這樣一個人，那就不好辦了。

教員一 我們的學生中一定不至有這種人的。

教員二 我希望他沒有……

（青年男女各一上。）

青年男 我看這種行刑的方法還是第一次。

青年女 我也是。聽說這種新式機器是剛從外國買回來的。只要二十分鐘就要絕氣，真快。

青年男 所以我們學法律的人，應該來參觀這個死刑的執行。這機會千萬不可失掉。

青年女 （轉眼四望看見那小孩前面有空地）我們站在那邊看最好；等下人多了，怕要站不了。（

走到小孩前面站定。

紳士妻 請二位不要遮攔着我的小孩。

孩子 媽媽，我不要看他，我怕看他。

（青年男女稍讓過去一點。）

紳士 唉！你不看嗎？你現在怕看他嗎？孩子，你將來要後悔的。你要知道，這個犯人，我們就要看見的，他所以有今日的，就是他在小時同你一樣，不肯看犯人，不肯看死刑的執行……

紳士妻 好寶寶，你要聽爸爸的話。

孩子 （呆呆地望着那機器幾乎要出淚了。）啊，啊，這樣……

醫生 （同一婦人上）這在我們醫學家看來，實在不奇怪。因為這是一種病的狀態。

婦人 是怎樣一種病呢？

醫生 不是瘋狂就是歇斯特里，他生理上的構造總是不完全的……但不知是那一部分有欠缺罷了。這種屍體，實在有解剖的價值，我如得到機會，倒很想作這一種研究的工夫。這不僅是於醫學上

有極大的貢獻，就是於犯罪學上，於法律學上，我想都是很有幫助的。

婦人 怎麼那犯人還沒有來呢？

醫生 是的，時候快到了，怎麼還沒有來呢？我很想在他死刑未執行以前，詳細考察他外面的聲音顏色以及全身所呈的緊張或是弛怠的狀態，好拿來比較比較，在他死刑執行以後……

婦人 看的人是很多了，不知他的家族中人有來的沒有？

醫生 不會來的。因為執法者不允許的。殺人，絞刑，實在是一樁可慘的事！他家族中人，何忍親自看見呢！一個人沒有父母兄弟姊妹，那一個做父母兄弟姊妹的親眼看見他的親人活生生地絞死在絞刑機上，不心痛呢？……我們當醫生的，就很知道這中間的意思。我們在割療或是用別種手術的時候，總不許有病人的親人在旁的。

婦人 那末他的親人不來了。

醫生 來是要來的，但是必得在他死刑執行以後……喂，來罷！我們站在那邊去罷！機器近一點比較看得明白些……

青年男 還不執行，我真等厭了！

青年女 可不是真的罷。並且有點餓了。

青年男 那末我們去吃點東西再來罷，我想時候還來得及的。

青年女 很好，我們就去！……即使來不及，這種可怕的殘忍的事實，在我們腦子裏少留一些兒印象也很好。

青年男 不要說得太理想了。我們吃點東西再來。

（青年男女下。）

小孩 （在他用意地聽到了青年男女談話以後）媽，我也有點餓了。我也情願去吃點東西再來。

紳士 不要做聲，馬上就有好看的玩藝看了。你不要信他們的話。

（暫時沉默。）

男一 （偕男二從人叢中走來）究竟想來，眼看着人家被絞死，實在有點不過意，我們還是先走的好。你呢，你能看得慣嗎？

男二 雖則看不慣，很想硬着心思看下去。我還打算不走。你知道我馬上就有法官的希望了嗎？

男一 我知道。你的法學是很有研究的。依照法律說，犯了死罪的人，只好該死；但是……

男二 當然是該死。

男一 但是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男二 當然是沒有。

男一 當然是沒有。（走近機器）但是你看這機器……

男二 是，這機器構造真好，絞一個人只要十幾分鐘，一點鐘至少可以絞死五個……

男一 這是多麼凶殘的機器呢，你還說是好？我起初在未看見這機器以先，也以爲是這樣，也完全同你的見解一樣。但現在我把這機器看了許久，仔細地看了，又仔細地想了，我纔覺悟，我纔完全知道這樣凶殘的機器不應該存在於人間……你到現在還以爲這種辦法是對的麼？

男二 ……你……讓我仔細想一想。

男一 讓你仔細想一想，不如讓你仔細看一看。假如我現在是一個被法庭判決犯了死罪的人，在這

一分鐘內法官們就要把我放在這絞人機上；假如你是一個執行的人，那末你現在怎樣處置我呢？你要怎樣動手，就請你隨便……（裝作罪犯的樣子）

男二 那我不能動手。我原來只想當法官，只是判決一件案子；並不想當一個執行者，去執行一種死刑。因為執行者有執行者的專門職務，那種職務於我是不合宜的。

男一 於你不合宜，那末我自己來試驗給你看罷。一個犯人臨絞刑的時候，是這樣一種樣子；現在不要你親自執行，只請你仔細看看。（說着站在絞刑機上，做出正受着絞刑的樣子）

羣衆 （作禁止的聲音和驚恐的聲音）

小孩 （掩着面大哭起來）

紳士妻 寶寶，不要怕，這不是真的，是做來好玩的。

（審判長，監察官，行刑人，警察帶着犯人上，男一男二急忙走入人叢中，大眾死一般的沉默。）

（犯人一女友拿着果物從人叢中走出，向審判長請求。）

女友 先生，請在這最後的一分鐘內，允許了我的請求，允許我同犯人談幾句最後的話，獻與這點最

後的菓物！

審判長 你同犯人是什麼關係？是家族關係嗎？犯人的家族中人不許的。

女友 不是！我是犯人的朋友。

（走近犯人，這時犯人閉着眼簾站在絞刑機的前面，被兩個警察挾着，兩個行刑人站在機器的兩邊，她跪在地上把菓物放在犯人前面。）

我愛，我來了。

犯人 （微啓眼簾）你是誰？你來做什麼？

女友 我是你心所愛的。我是你心所期望的。我來看這個最後的你，並給你一個最後的酬報——愛。

犯人 （強露笑容）這樣！——但我，到了現在這最後的一刹那，還值得你愛麼？

女友 這就是我來的意義。有最後的菓物在這裏，望你享用一點。

犯人 好，我很樂意你看見我死，但這些菓物請你帶回人間去。

女友 我親自看見你死，你很樂意；但將來有誰看見我死呢？

死 刑

犯人 但我希望你永遠也不死！因為人間沒有了你，連地球都要破裂的……我不願意你從人間死去。我希望你把這些你的心所寄託的稟物，你的生命所寄託的酬報，仍帶回人間去，贈與未來的人。

審判長 宣告執行的時候到了。

女友 唉！（拿着果物退在一邊）

審判長 （向犯人）你是難波一郎嗎？

犯人 我是。

審判長 你是在T隧道裏放炸藥的嗎？

犯人 我是。

審判長 你是想謀害天皇嗎？

犯人 我是。

審判長 你為什麼有這種危險的思想呢？

犯人 我爲着做人的義務所驅使。但我並不覺得危險，因爲如果我的義務盡到了的時候，人類必能得到永久的平安的。

審判長 (苦笑)爲着你做人的義務所驅使？可是你觸犯了國家的法律了。

犯人 但我可沒有計算到那個……

審判長 你犯了國法第N條A項之罪，你侵犯了天皇的尊嚴，你妨害了天皇的生命，你應該處死刑。

……現在是死刑執行的時候了，你自己須得準備，有什麼遺囑給你的家屬沒有？

犯人 沒有，我只要和我的愛友還多說一兩句話。(示意女友)

女友 (走近)我愛，我來了。我站在這裏！

犯人 是你來了麼？我現在要同你永遠分別了！你覺得苦麼？

女友 我一點也不覺得苦，——而且覺得有一種從有生以來所未曾感到而今日竟感着了的非外人所能懂得的愉快，充滿着我的全生命。

犯人 你覺得我這樣的死是可憐麼？

女友 不，一點也不可憐；我覺得你這樣的死很可以在一般忘記了做人的義務而生活着的人們前面誇耀誇耀了。我覺得你這樣的死，是榮耀不是可憐。

犯人 這樣，我可以死在你的前面了。你覺得我是死了麼？

女友 不，我覺得你是生命的再生；是精神的延續。你的生命，你的精神將與地球共其永遠。

犯人 我感謝你這最後所給與我的。我可以死在你的前面了。你還有別的什麼在這最後的一剎那贈給我麼？

女友 我還有——

（這時執行者已把犯人置在絞刑機器上面，監察官已把執行的號令發布出來了。）
女友 我愛，我趁這最後的這一剎那還要贈給你一個最後的禮物……

（慌忙地走近絞刑機擁抱着犯人接吻。時這場中頓黑暗，只有一種羣衆不安的聲音，小孩哭的聲音，機器軋軋的聲音，和死人掙扎的聲音可以聽見，約一分時纔止。）

一九二四，十一月二四，於東京。

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定價八角半

革命紀念會編 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黨人圍攻兩廣督署之役（即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役）其轟轟烈烈之概，激動全國人心，促進革命者，實爲至大。茲史之編，即在敘述此役之前後事實。全書以黃克強胡漢民兩先生海外報告書爲底本，而參以數年來搜集所得之材料，詳慎編輯而成。舉凡事前之壁畫，發難之進行，事後之情形，以及各烈士傳記，雖不專章紀述。至于與此役最有關係之文件，如孫總理籌款函，黃胡報告書，審查會審查烈士姓名原稿等，亦均影印刊入，并附有烈士遺像及黃花岡墳場風景等圖數十幅。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6646 書號 857.6
Acc. No. Call No. 366-7

新文藝評論

孫俚工編 定價一元

本書有近代文學家評論新文藝的文字三十餘篇，編者自述「文藝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與道爾頓制」，「新文藝建設發端」兩篇，都是建設新文藝很有價值的論文，可作研究新文學者的指南。為新學制高中一二年級的良好國文教材。

廣(40)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再版

生命底傷痕 (全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孫 俚 工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漢口路天香里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此別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九號

發(一九〇五)

